

信徵全集



信

友

全

友





信徵廣集

用  
治  
症  
在

序

人有問集名信徵而所載之事每多神奇鬼怪變幻莫測將令人於何信之於何徵之耶曰余非信之於其人乃信之於其情也非徵之於其事乃徵之於其理也此書以勸善懲惡爲務於迪吉逆凶之間凡可以近乎情近乎理余則信之徵之卽後世之人亦卽情與理而信之徵之蓋人與事曰出不窮于變萬化而情理則千古不易之道也故曰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必鑿以實之則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不惟不得且滋惑矣必謂不足徵信則雖日用飲食之常亦若有不可信不可徵者矣何者人胡以饑卽欲食渴卽欲飲胡以飲不能療饑食不

能解渴又胡以不饑不渴雖強投以飲食亦有所不能此其間豈  
不如有使之者耶試問其所以使之者將從何處信之徵之耶又  
如風雨雷電雲霞豈非人人所共見共聞者耶人人皆信之徵之  
矣乃風何以東西南北而來雨何以大小疾徐而至雷何以憑空  
而發電何以恍惚而生雲何以變幻出奇霞何以光恠陸離又何  
以忽然之間風雨雷電雲霞頃刻齊集又何以轉瞬之際風雨雷  
電雲霞消滅盡淨似此可信可徵之物必欲固執已見一一徵信  
其有無之來歷究竟於何處得以徵信其有無之來歷耶然而風  
雨雷電雲霞其情理原昭昭然顯明於天下也然而集中之情理  
又何嘗不顯明於人心也故余之所以信之徵之者在此不在彼



也古人云文字之中五聲叢發若形體六藏悉爲外物天地萬有無非秋毫此千古妙語言能文章者知之非余所能涉其涯涘也余惟以勸懲之情理願與世之君子共爲勉之耳

吏隱識於玲瓏石齋之中



題詞

滇南傑士秀氣鍾高才碩學人中龍早躍鸞宮登虎觀凌霄爍漢  
劍光衝壯年忽挾封侯志獻策運謀三楚地出奇決勝在軍中制  
府帥府交羅致良由文武足兼資縱擒進止協機宜天兵義勇隨  
所指豕突狼奔總不支論功合邀不次賞論官應以逾格獎何期  
曲突枉徙薪依舊不侯同李廣遂教短馭屈長才且向梅江捧檄  
來文章政事同爐冶異蹟循聲衆口推前年量移官電白去歲握  
符到碣石大用大效不遭時一物一民勤沛澤公餘之暇每畫蘭  
隨畫隨題興未闌道是契洽生性癖嗜馬嗜左同一般因將涉世  
程躬意並及忠君愛國思淋漓寫向墨蘭中六百首詩皆奧義復

從善果結善緣兩次仙藥脫迤邐有感斯通神默相如影隨形報  
不愆惠吉逆凶理昭灼猶恐顛蒙多忽畧栽培傾覆信不堅警曠  
覺聾書特作徵信哀錄次第成題詞兩律誌葵傾濫邀青盼知音  
許大集隆頒感厚情薺薇盥誦色飛舞笑我班門徒弄斧何如杰  
作盡珠璣萬載千秋珍藝圃

增江劉允榮仁卿拜題



信徵廣集卷上

滇南段永源錦谷著

目錄

全文十六集三十二卷  
計目共六百二十首

廻風島

蒼海洲

口書

鼻觀

跛叟

盲婦

村姬

山農

乞人

矮子

牧童

漁父

灰土窰

牡丹書



迴風島

南澳廳爲閩粵兩交界之區其生童多在漳汀二郡就教讀館學  
東喜其大海相隔課讀者不得常時回家免學生曠功也有曾春  
庭言其隣居諸生謝尙賢在汀郡課蒙於腊初間搭海船回南澳  
陡遇大風將船吹出大洋外漂泊二日夜至島嶼邊風息攏岸四  
無人烟茫茫曠望不知涯涘視日影乃知南北東西尙賢在舟中  
不勝顛簸之苦昏暈嘔吐奄奄待斃爲同舟者拋棄岸上見風已  
轉揚帆竟去凡大船海中遇病死之人與將死未死之人船行則  
棄於波中船泊則棄於岸上恐其累衆不利惡習相沿各船皆然  
由來久矣尙賢料無生路望洋慟哭心悲則聲哀忽有四人徐行

而過聞聲問曰爾非中華人乎何以至此告之故甲云我老先生  
喜得中國人叙話可卽偕往因問四人何居曰吾輩昨夕遇風將  
船擱淺於沙灘須俟今夕潮漲乃可開帆故得閒步岸上適與相  
逢否則此地數百里無居人饑寒相迫逕路不通客能生乎從之  
行三四里上船潮來風生啟碇而行次日到大山下兩崖對截萬  
仞插空中寬里許水流出甚急黑深無底風從峽內吹出甚厲既  
不可以掛帆又不可以盪槳篙橈皆無所用力也則見舟中之人  
取酒杯百枚列於鷁首開酒一罈其香撲鼻馨沁肌骨不知是天  
漿沆瀣是仙露瓊液也舉杯酬奠於波心至六十七杯風漸緩流  
漸平至百杯乃可搖楫而入方欲問之衆搖手令勿言既進峽內

有港可以避風浪回視來處依然風大急流矣行四五十里至一境柳垂如絲草細如茵青山欲滴紅樹欲笑遙見舟檣簇立白石砌岸舟既泊於門樓下見坊有匾以隸體書四字曰清新化境楹聯云地無賦稅國有長春有劉姓者引至家中待客情意優厚食宿俱安閱叙之時乃告之曰此地寬濶六百餘里四時和平無寒無熱田土沃腴雨暘調勻常如春二三月人無疾病天殤亦無盜賊爭訟羣萃相處共千餘家皆李陳劉三姓子孫並無雜姓互相婚姻如朱陳兩村也與日本國相近因昨所過之崖門名迴風島凡他國之船至島輒爲迴風引去自古無有能入者故各國不來爭佔亦與各國無所統屬焉問清新化境之舟又何以能入曰客



不見昨陳酒以祭乎我老先生有道術創製此酒曾與海神約後  
有本境舟歸以奠酒爲禱神無不應若他國之船雖以酒禱之亦  
不應也吾境內之人世代以殺生爲戒不取魚蝦螺蚌之類亦不  
畜豬羊牛馬問無豬羊牛馬何以耕種糞田曰吾境之田與他國  
不同數百里出秬鬩草乃天地自然所生不須人力栽植其子可  
以製酒爲飯其草可以編蓆作薪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所謂天養  
人也吾境男子無他事業只栽百花取其露以釀酒也婦女無紡  
織之勞惟讀書吟咏而已問衣食百物何所取給曰男婦衣物終  
年只單衫而已無需裘綿絺葛便省却許多事務至飲食百物器  
具文房之需皆於載酒出海往各國售賣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吾

酒名廻風酒各國得之頗珍重能治百病也吾境無爭競無貧富  
儘人之力爲酒無所禁儘人之力作飯亦無所禁家給人足各無  
乞假無德怨只覺相親相敬而已蘭言云物豐情厚欲淡爭稀湖  
不賣魚林不賣枝卽此意也劉主人名敬淳於是尙賢曰從敬淳  
優游於林泉花木之間更不知身世間復有何物足以累人心志  
也數日後老先生聞有遠人來命傳之見劉敬淳爲尙賢具衣履  
而往蓋其衣物言語飲食與居一切嗜好皆與中國相同也二人  
偕往見一大院落粉墻週遭內大松數十株高數丈粗數圍龍髯  
長尺餘龍鱗滿枝幹清陰黛色蔭十數畝飽霜雪者應千餘年矣  
令人動故國喬木之思中聳三層高樓結構古樸入其門肅然穆

然登其堂輪焉奐焉左右書室環列百餘間左堂聞男子讀書聲  
右室聞婦女吟詠聲男子肄業者少婦女從學者十之七八也敬  
亭云每朔望衆學者分左右之序立堂下聽老先生講詩問何以  
重詩曰五經以詩爲首詩者淑性情知名物齊風俗廣教化故聖  
人謂興觀羣怨可以事父事君也問婦女學之何益曰閨門爲啟  
化之端婦女閔佚無事性情易於流蕩約束於詩書之內則助夫  
教子禮明樂和成家之本也言間聞堂上請遠客會整衣冠趨謁  
見主翁和藹如春風謙摛如霽月與之相對不覺愁煩輕躁之氣  
爲之盡消翁見客樸摯肫厚亦甚喜悅問旣來此尙欲歸鄉乎曰  
竄人自遭大難於死中得生已悟世網惡薄不欲再履塵濁父母



去世家室尙無只餘一弟他日當寄函使知以後餘年願常依門  
墻以沾教澤爲幸翁掀髯喜曰能如此亦佳顧謂敬淳曰吾境地  
廣人稀殊覺冷落爾有妹及笄可以妻客將來孫曾延綿姻黨三  
姓中又增一姓神仙眷屬豈不多多益善乎敬淳再拜謹遵與尙  
賢肅退至家尙賢問曰老先生何人也敬淳云卽古之青蓮學士  
也吾始祖諱勸爲公之次婿長婿陳諱雲與公之長子伯琴次子  
天然當天寶末年大亂之世民遭塗炭百無一生蒙公以仙術超  
拔居此三姓子孫繁衍衆至數千稱呼之等難分故公命無論長  
幼皆以老先生稱之問三姓裔亦有通仙者乎曰不過多壽耳然  
每百餘年卽委心任運非能如公與灝氣常存也於時敬淳請隣

隻作代贅尙賢以爲妹婿各親串來賀者皆携迴風酒一樽與花

菓數品致儀延賓者亦以蔬菜鹽豉爲敬鼓鐘琴瑟笙簫筑笛樂

器較世俗爲雅其世代之訓雖喜慶燕賀婦女不得飲酒焉新婚

既畢新婦名儀淑貌美而賢又多才能理家道釀酒採花之事皆

身任之尙賢惟讀書飲酒而已可謂在世出世矣一日去見老先

生執經問難之餘請曰未審尊師當年何以至此世傳騎鯨捉月

入東海去李華又云賦臨終歌而卒時年六十有二范正傳又云

騏驎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惟餘駿骨價重千

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蒼穹天風不來海波不興塌翅別島空留

大名此則令百代才人憑弔生悲者矣又言天寶初召見於金鑾

殿

殿元宗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番書以寶床賜食御  
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千古未有皇歡旣洽將掌密命左右  
嫉之脫屣軒冕肆情於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豪  
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以難求  
之事耗壯心遺餘年也此則令後世之人爲之吐氣者矣至於所  
言伯琴不祿而卒二女儷於農夫一子出遊十二年不知所往絕  
嗣之墓當塗令諸葛縱爲遷葬於青山此豈不令萬世有心人爲  
之搔首問天痛哭難禁也哉老先生曰皆後人好事所爲然其心  
亦可感也吾當時見女戎內嬖奸臣外蔽奄宦弄權將帥跋扈貨  
賂征歛民不聊生大亂將作憫億兆之苦思欲救濟之而無權故

溷跡朝列以冀得時布化洎爲奸黨排擠忌妒卽欲遠引然君恩與民苦終難忍然後見郭汾陽可以當其任也乃脫其罪而薦與之替代有人遂得高蹈適遇陶貞白先生帶吾到此先生喜聽松風每聞天籟則怡然自樂故今院中大松猶是舊物也卽三層之樓亦先生所居留以遺吾者先生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會於下轉瞬千餘年猶如昨日事也吾既有此清境乃接長子伯琴次子天然與其二女並二婿陳雲劉勸皆先後來此子孫繼繼承承遂已片成世界世人不知以爲物化矣非爾遠來亦誰知乎然則爾之來亦天使之也否則千載之久何竟無一人來耶爾所言函致乃弟庶免後人之多情者空爲古人擔憂也尙賢曰近世詩體



愈卑所謂試帖也有四句云氣奪高標騎能知郭令公挽回唐社稷諸將莫言功何如曰識見亦好吾彼時心事能道得出也故士人讀古人之書易讀後人之書難我欲靜看後人之書也曰惟尊師乃得看後人之書也他人豈得看後人之書耶卽如吳興沈光所謂公旣不得用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蹇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公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是真築其聰翳

其明醒則移於歌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矣使公疏其聰決其明  
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生醉而死矣此意何如公笑曰  
吾豈醉生而醉死者哉世上之醉生醉死者多矣然沈子可謂尙  
友古人矣一日侍側師命之歌謝歌曰白日低兮春塘滿紅華芬  
兮草芽短菱結帶兮荷含絲設遨遊兮遵佳期又曰穠光醉兮昏  
綿綿日與久兮樂萬年春留連兮其未央吐芳意兮於言荃先生  
顧而樂之亦歌曰蘭塘兮桂廂瑤瑤踏兮上玉堂卷紅幕兮發繡  
戶中有人兮結清處語嫣延兮情綽約命余蔭於堂之厦廻穠顏  
以一顧變嬌眸而融冶烟津兮玉盤火桂兮炮鸞鼎娥司味兮和  
苦酸鼓吹旣調兮憂絃湘合吾飲兮樂未央歌甫畢忽聞長松上

有鶴唳音出口視之見三人各馭一鶴而至一人眉宇間清氣發  
越玉骨姍姍胸襟似藏萬卷詩書也一人脰眉古雅修髯偉體動  
定饒嚴肅端慤之態一人矧峭石古藤體瘦神寒飄飄輕舉有超  
塵絕世之姿迎入座中寒暄各畢貌清者曰吾昔居茅山朝廷有  
大事常來諮詢致令呼爲山中宰相已恐山靈笑人後武帝欲召  
至京乃畫二牛一卧水草之間一被金籠頭後有人執鞭策之帝  
見笑曰彼欲學曳龜其可致乎吾恐五濁之溷乃隱於此手種之  
松依然而人世朝代更改不知幾度滄桑矣卽三層樓無恙而五  
鳳樓已易十餘姓豈非礪是劫人劫是容乎老先生問曰太宗師  
自別後情況何如曰方欲靜習茅山因帝命供職天曹遂忘歲月

昨奉命巡視天下名山大川至王屋山見正一先生與魯公全居  
留吾共飲覺酒味甚佳問之乃云是迴風酒學士所釀也吾因邀  
二君偕來古貌者接言曰吾爲盧杞所嫉欲致之死巧構於帝前  
命於李希烈處將假刃以殺之也希烈屢欲送還朝廷吾恐回朝  
終不免見當時叛主事賊者多因思恪盡臣節以明紀綱激希烈  
縱於寓所年已七十七矣其實乃貞一先生援以解脫之術遂引  
吾至王屋山始得與烏兔相承也秀貌者曰吾始居天台山睿宗  
召入宮問以陰陽術數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耳目  
所及者尙不能盡損豈復攻乎異端也帝曰治身無爲則清高矣  
於治國何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老子曰順物自然而天下理



固辭還山後明皇召去再請歸山乃居玉屋自得魯公有朋友之  
樂遂遺棄一切因有自海舶至者贈以廻風酒極佳幸貞白先生  
降飲乃知是學士妙釀故同來一領風味耳四老同結天人之樂  
以訂千古之交三日興盡而返各乘素鶴向空歸去尙賢始知清  
貌者爲陶宏景開真係之先溯淵源之自故稱大宗師貌古者爲  
顏真卿名臣碩老故稱魯公貌秀者爲司馬承禎以修真秘旨教  
人故稱貞一先生而三老稱學士者非榮官職重朝廷也後有載  
酒出海而售於各國者謝尙賢修函備載其始末以寄於臺灣由  
臺灣再寄南澳尙賢之弟接家信乃知其兄身在蓬萊矣信內有  
詩云眼空八表人問世興寄三山海上洲却笑古人多事在烟波

有從厚集 卷一  
雲月起閒愁又云此翁應是長庚星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日落水  
非失脚身騎長鯨歸紫清至人雖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明月百  
代光陰同一夢合天蔭地喜人共安知浩浩江海流不是糟邱春  
酒甕

蒼浪洲

甲子任梅棗時月課生童有文詩俱佳者獎以筆墨詩畫來謝則  
五十餘老童也名陳瑩家住大海之濱因問以海花之情瑩請余  
親往看之謂日出潮未漲時景最奇也約以九月廿六日備村酒  
相候余於二十五日三更後生一女以此爽期隔日陳瑩來留之  
飲乃述其先人陳鳳笙讀書未成名而性喜作詩每多佳章恒由

天分得來僻處海隅於古人詩集未能多得也近海人家以捕魚  
爲業鳳笙家貧亦嘗理網釣之事一日網得大螺逕尺餘金黃色  
平時螺雖多皆碧色此獨大而異乃取置家中其夜螺放光亮可  
以照字乃以盆水養之傳至城市有謂剖之當可得明珠致富奇  
寶也瑩心念物既有光其年歲必久以數百年之精氣吾一旦害  
之大不忍也貧與富皆命之所前定耳况吾貧人有此奇珍設官  
長知之必生勢奪巨滑知之必生劫盜勿妄之災從此日不得安  
夜不得寐豈非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耶遂放於海中聽其自去後  
果有設計巧取者聞已放海機心乃息機禍乃止里黨中多有笑  
其愚者瑩門前有小港潮來則港水盈潮退則港水竭偶然間步

港邊見內魚類甚多乃用竹籬插港口水退得魚數擔明日潮來魚復如此之多他港則無一魚也於是每日不勞而獲利遠近來販者踵相接也家竟小康焉瑩又心念雖魚利出於自然究竟傷物之命爲數已多違天之理急宜改圖乃出貲作貿遷計販買雜貨由海運往瓊州潮州等處生意順遂建房屋置田年近四十尙無子乃置妾生四男一女居然富厚之家矣一年夏六月備貨萬金揚帆出海將往潮郡忽遇颶風全舟覆沒鳳笙在波浪中得一裝貨竹籃急何能擇雙手抱之竟昏然莫知矣及醒睜眼視之則坐於沙灘上見日高三丈知已隔夜不知所在何地竹籃在側默念籃疎非可浮之物何以能至此取籃細視則羣螺千百粘附籃



之編孔始悟是螺所救也衣履透濕幸炎天不懼寒冷乃脫衣褲  
鋪沙面向曉日晒乾服之惟腹中大饑無可覓食處則見羣螺相  
繼蠕蠕入海矣忽聞女子笑聲則蘆葦青蒼四望無極白鷺兩行  
向空斜飛有三女郎皆嬌艷絕世搖櫓乘艇而來問岸邊餓人得  
非陳姓乎對曰然艇已泊延之入舟出榼具食黍饒桃藕甘美非  
常問何知吾姓曰到家徐徐叙之話甚長也乃與偕去至一島中  
曲折小逕沿逕兩傍皆生麥門冬草如人種植島多險絕處挽牽  
藤蘿掩木以過望見大海氣象蒼蒼如暮色山鼠時來與人相向  
立如狐狸大小亦不驚懼巖上瀑布水懸數百丈谷中風起水吹  
着人濛濛如深秋霧雨四面峭石多如人俯仰狀入相對語但見

口張不聞作聲滿山老木瘠黑蒼碧滑如翠羽鳧毛石壁上黃猿  
數十聞聲皆自擾亂挽崖端偃木牽聯羣下窺人而啼林森葉積  
幾迷路曲天開處只見白日當午宛宛乃如故人也行里許又兩  
旁大石壁似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中綠水止而不流出狹岩  
乃豁開一境青谿紫陌百花齊放垂柳疎竹中清泉環繞白石支  
橋數十人家參差掩映朱樓高聳碧簾低垂三女遙指曰是卽吾  
家也到門十餘雙鬢歡欣迎入延坐曲室雅潔幽靜明窓淨几書  
硯文房皆備寒暄之餘三女曰君記得金螺而放之海中乎是卽  
吾輩主翁也翁號幹旋元君修養五百年矣前徃西海合浦赴關  
闔少師之飲因大醉忘形爲君所獲幸邀重惠剋自省察銘感之

私片刻未忘知君日昨有風波之厄本擬躬往奉迓因奉東海尊王之命往迎賓谷佐理陰陽之化須守職三年乃得更替迨卽促赴未容暫延瀕行囑家人曰某日陳君水災當預遣所屬援迓來此請隣叟作伐以長女妻之吾回時姻婭情親所以報德也其夕宿書室內次晨則有龐眉皓叟來會云吾隣有託與君良緣願得一物作聘陳鳳笙落水只餘腰帶上碧玉鈎一枚卽取奉達未逾日遂覺百物皆備錦繡珠翠充牣庭除日夕燈彩輝煌鼓樂競作簫管迭奏鳳笙易衣而出衆侍女擁新人仝拜畢偕入香閨衾帳華麗富貴家所不能及也去被見貌美如花肌澤襲蘭疑是畫中人也次日衆賓相慶却不解是天上人間矣女名娟娟賢而多才

吟咏書畫無一不精而淵博淹通凡古今之事無不洞徹鳳笙在閣閨中如得良友明師詩學爲之益進問三女爲誰曰皆吾從姊妹也衣素綃者名蘋實衣藕色衫者名蓼馨衣碧袷者名鏡清蘋妹善鼓琴蓼妹善彈碁鏡妹善舞劍問三女適人乎曰無世俗之緣亦不欲與世俗爲伍各適其適各貞其貞而已問三女之技可學乎曰琴多孤寒棋玩日時劍屬凶器學之無益也娟問切切於三女何意乎鳳笙曰援引之德何可忘也於是不復再問三女之事一日問如卿之書畫可學乎曰此道學之不精徒貽人笑學之而精世無人知徒勞精力徒費歲月終無益也焉用學問詩又何益而嘔心血以學之乎娟曰詩者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也其教甚大其道甚微此非俗儒所知矣朝夕之間相與倡和如  
琴瑟之聲韻自得也暇則優游於清溪白石之間問此何地名娟  
曰蒼浪洲乃暹羅所屬也流光如駛不覺逾年娟生一子數月後  
卽有知識喜聽鐘磬之音名曰金石鳳笙旣愛其幼則思其四子  
一女家室之念積之愈深每常嘯唏不樂娟曰君思家念切自是  
人情本欲留俟家嚴旋里然後送歸但相君之百壽已無多今年  
四十五矣以平生捕魚戕賊物命天道不佑故去夏水厄限數已  
終因改業從善惜其遲也只延五年然壽雖促而福未艾尙可以  
富厚之澤遺之子孫也於是鳳笙欲歸之心愈急投娟以詩云屢  
問歸期未有期欲留欲去轉遲遲豈無紅豆相思子但卜何時是

別時一日遙見海涯有巨艦泊岸遣人問之恰遲羅進貢往天津者娟乃出珊瑚二節粗如臂長過尺者以爲贈別之贐又詩二章以送行謂之曰君歸後急行善事如能多作陰功則大限之時神氣湛然四大雖散吾真精自存游行在我風日不能奪尙可於此處再會也詩云新歡轉瞬成舊迹舊雨倏忽增新嘆新舊只如草綿芊剗除一半生一半遠行任氣輕別離紅顏能禁幾聚散今夜月明下簾籠有人支頤天欲旦又云忍俊蒲帆不肯住暮暮朝朝添雲樹篷底難數千重山是今去路前來路今自欲去前胡來夢中只隔紗窻霧不惱千山惱杜鵑傍人那知醒時故送別之期乃月之十五日也鳳笙至天津復搭船回梅棗售珊瑚於羊城得價

二萬餘金問買者云是做珊瑚頂當值五萬金也次年鳳笙無疾而逝死後頭頂熱三日其後子孫散處遠近間徃徃有得科名者

口書

咸豐七年九月余過甯遠府寓城客店中小住三日有同店老人相與寒暄云居五十里鄉間到城完糧進學六十年矣今七十六歲尙強健姓鍾號安庭二子五孫耕讀而已因言少時城中買書甚難自蜀省運書至此二十餘日皆旱路自滇省至此二十餘日亦旱路故挑駝費重書商多不來後有二三年遇學白來考試之期書到頗多板紙皆嘉而價最廉較省值只半任是大部小部古本新刻無所不備初到書寄景莊王廟中千函萬卷堆集如城其

廟房屋寬濶租價既多司香火恆得其利廟五進廟祝住後殿而  
書商住頭層廂廊從未見擔駝夫馬以爲或清晨送來卽去矣臨  
考期則又賃大街舖店以便發售時或有人來廟中取書至店內  
零賣書商姓秦號餘潭年四十餘歲傭二俱本城人能挑抬者書  
皆訂過整齊無錯訛人來買時皆秦餘潭自取兌付亦不爭值故  
買者甚多而秦大聰明凡書俱如成誦隨問應答無參差人咸驚  
以爲奇才有問如君妙才淵博貫通古今年正強仕何不求名以  
登顯貴之途秦曰士各有志不可強也饑焉當食渴焉當飲徐徐  
而行安安而坐吾不能詩取陶靖節之遠沒邵堯夫之間適而吟  
咏之吾不能文取周濂溪之太極張橫渠之兩銘而誦讀之吾不

能章句取程朱疏傳以會聖賢之大經大法所在至簡至易至暇  
至逸遇風則與之俱清遇月則與之俱明遇菊花之黃梅花之白  
則餐英索笑與之同其臭味遇田夫野老則與之話桑麻太平遇  
賢人豪傑則與之慷慨發憤直欲吸盡西江水而吐之於壁立萬  
仞之崖壑也人曰然則君其隱士乎秦云塵視軒冕芥視金玉是  
猶見軒冕見金玉矣不如軒冕還軒冕金玉還金玉塵芥還塵芥  
也扶筇自暇則車馬不爲所忙鶉結自適則組綬不爲所勞巖石  
自安則官司不爲所擾真樸自足則名位不爲所辱所爲杳忘而  
化於境也非真讀書人孰能知之也哉人曰如君高雅又何必作  
商賈營營爲利耶秦曰吾之利所以利人也非自利也吾且欲利



人之耳目使之聰明利人之身心使之正大利人之風俗使之醇厚利人之材質使之宏通而豈自利也哉卽以自利則吾有親戚宗族也吾有鄉黨隣里也吾有鰥寡孤獨所知也吾有遠方流落所見也豈可不需利而能濟乎人問君家何住曰瑯環二酉何地不可住耶其年考竣學使出境秦亦回居景莊廟數日後未見剩一書携貲去矣又三年考試之期秦復至書到愈多廟中書已滿店中架亦盈店主人杜翁疑其來時不知書從何至其去時不知書從何往聞秦中夜窻窳有聲乃梯屋穴而窺之則見秦危坐燈前傍置兩長案張口以手引之書卷卷自口出旋抽旋出如蚕之吐絲乙乙不盡逾時兩案俱滿秦乃閉目端坐緘口不吐杜大駭

異次日以問於秦曰君口中之書無盡腹中之書豈有盡耶秦囑  
之曰翁既見吾秘願勿言若洩則君有不利焉吾本欲在此賣書  
三考期令閭郡人才蔚起將來科甲之盛冠於川中九州文章淵  
藪皆萃於是將見揚子雲李青蓮輩其繼美前人豈可限乎杜翁  
既利其租之多又聞其洩則不利之言乃不敢言至考畢生童已  
散歸杜又聞其店中有聲如前再梯屋窺之則見秦正坐取左右  
諸書卷卷塞入口中不見其吞吐之形而纍纍四壁已罄矣次日  
還主翁舖店仍回廟中廟內書尙萬軸也買者或就廟購取價愈  
低書愈佳一夕杜翁大醉忘懷偶語其事於親串夜忽火發燒其  
舖店而隣家無恙廟亦火發燒其廟房書卷成燼而別屋無恙尋

問秦商則已渺跡踪矣後土庶因見書之來也自廟始去也自廟  
終想神明佑啟人文以昭靈異故廟貌崇宏金碧輪奐甲於郡中  
焉丁巳冬杪記於旅邸

鼻觀

寶以含珍爲貴土以藏器爲峻嶙以絕迹標竒松以貞霜爲雋是  
以蘭生幽澗玉輝重巖用能全真養和夷迹塵寰凌冬揚芳披雪  
振藻也若謂我果是耶則是不必以合俗若謂俗果非耶則俗未  
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難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  
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淡以充勞府對羣動以耦怨尤由此言之  
名爲寶寶福爲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瑤圃陰

壇林於蓬萊絕世事而侶黃綺靜滄溟而潛魚龍矣道光廿九年十二月余聞廣西山水秀甲天下特往遊焉過全州境宿荒店中見一士人若課村蒙散館回家者亦來店投宿向店買油鹽米俱無余所帶尚多各分潤之其人頗感相爲寒暄云是柳州人名岑映青在全州村中教讀歲得二十餘千錢家有老父並妻室無子女需此以度日也其夕燈下映青來閒談曰知君寂寞願言一異事以遣長宵得勿笑以爲妄乎吾有內弟名常鑫在靈川縣鄉中課蒙一日大風雨忽來士人避雨瀟瀟漣綿至晚未息乃留士人食宿雖草率蔬食然敬愛之真士已感激又言論誠篤頗相契洽士人談吐風生淵博無涯際連床夜話甚足樂也次日生告之曰



吾魯士翹有別業在山中去此三十里能偕往當助君三數年膏  
火垂帷攻書免以舍田芸人而自荒前程常喜出意外從之行入  
南山深處峰迴岫繞澗斷溪隔紆曲斜逕不知遠近見二鸚鵡飛  
至鳴曰主人速客來矣勿恠迎之不遠當先歸報家中備筵讌也  
遂飛去又數里到一境山環屏嶂梅花萬樹香凝晴雪高處峙草  
亭半間延常入坐常吟云聞道梅花嶺千峰可寄家猿啼白雲上  
一路入梅花君此鋤靈藥紫芝多露華何時命鸞鶴樓臺出雲霞  
曾曰君嫌寒窳耶常云兄僻處於此孑然誰與爲歡者弟頻年所  
處之苦境兄又加窘復何望助乎曾云夫吾輩放情山海取逸樊  
邱蓋不得已而然也且巖壑閒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入襲高垣



十仞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澄  
潭片成麗矚也則見魯正日危坐握雙拳於膝片刻鼻內出青氣  
二股綿綿縹縹漸布漸寬瀰瀰四山天風遠至青氣忽開則樓臺  
亭館俱成貝宇珠宮携手遊觀閒庭顯廠雲屋皓盱丹墀紫柱文  
棖華樑綺丹含葩金軒玉廂溫房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夏含霜  
華閣凌雲飛殿緣虛俯眺流星遠睇八隅繁巧神恠變容異形班  
輪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其目力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  
盈沼叢木成林飛翔騰高鱗甲隱深人聞天上忽焉若忘矣常曰  
如此佳構何無人耶魯鼻中又出青氣二股盤旋庭際紛紛散作  
數十縷每縷凝結忽成妙媛綴紅配紫濃淡鮮新已列數十嬌娥

於左右矣魯鼻中再出青氣則几筵器物海錯山珍與夫侍從奔走之後笙簫笛鼓之需無不齊備謂常日今日爲君一開眼界衆妙中聽君自擇倩麗使君真個消魂庶不虛一番佳興也常儼乎若思茫乎若迷指一衣翠綃者令歌姬郎應聲而歌曰芙蓉化作斷腸草昨日紅顏今日老何處穠桃不嫁春惜春只許尋芳草誰家有女如花紅家住橫塘小苑東帶綰連環金鎖結釵橫雙燕玉玲瓏鸚鵡調舌歌偏慧鴛鴦織錦繡獨工弱質何來少年子情絲偏繫垂楊里相見相憐合含情情多便欲無情死歲月都從忙裏過花開花落總由他那知難買風光住轉眼繁華春欲暮不見昨日池館花幾樹今朝落何處歌畢魯命執盞勸常郎歡飲連數觥

已不勝其量魯曰所謂翠袖慙慙捧玉鍾也再飛數觴則入醉鄉  
矣次晨日高而興以爲昨之華麗是得白夢中也然遍觀臺閣百  
物豔冶衆美依然在目前乃信元功要道固自非虛也於是謀樂  
十餘日竟已忘歸魯謂之曰君家老親倚門久矣宜早歸贈赤金  
二笏以爲親壽送於山谷之口臨歧歌曰飛鳥遺跡蟬蛻亡壳騰  
蛇棄鱗神龍捐角至人能化達士拔俗乘雲無轡御風無足垂露  
作幃張霞成幄沉澹當餐九陽代燭六合之內恣心所欲又曰大  
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外適物無可古來碌碌委曲瑣瑣百慮  
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抗志山林游心海左元氣爲  
舟天風爲楫遨翔太清縱意容冶

跌叟

過永甯廳時遇兩無脚夫出店闕步同店者約往寺前空坪見圍  
數百人內有二人比較武藝皆三十餘歲壯健漢其一揮拳來一  
接過再揮拳來再接過至三次拳又來則接者以左手撥開就勢  
以二指點其額旋見血流滿面兩人對揖而退蓋武技家較高下  
以受傷爲輸各無夙仇故卽歇手矣頗有旁人對拳勝者曰爾大  
禍不遠矣余問其故先是本城有劉教師收徒百餘人各教以勇  
技鎗刀錘斧任人所習皆有法門指授每年得束金數百兩如常  
業焉數日前偶來拳勝者在城內開棚買技出場之時三日內不  
論何人有勝其技者則低頭遠去若三日外無能勝者則地方習



枝之人俱歛資送行或數十金百餘金不等所謂江湖生涯也此  
風四川通省州縣皆行劉教師之徒見有人來賣弄拳棍以告其  
師師使人請其較角至再至三勝者必不肯往故三日後竟無一  
錢之贈勝者無奈又爲衆人所迫促則勉強出場今旣勝以爲必  
有重贖矣而人謂之有禍殊悵悵然余問言禍者何意曰劉師性  
忌而刻今當場出醜愧恨之極聞將約人謀殺之以雪其辱安望  
有贈遺哉勝者回店店主知其事亦不敢留歇曰恐相累其徒黨  
皆非善類也余所住與伊相近勝者來告以情余曉之曰爾非本  
地人又勢孤雖有勇奈寡不敵衆何我已僱船明清晨卽行不如  
全去至納溪縣再商行止也其人甚喜五更卽來遂同舟而去舟



中問其姓曰吾李廷標廬州人也聞余將到軍營則曰願相從効  
力余謂爾狀貌魁梧有此武技若至軍中雖提鎮可得但爾家尙  
有父母乎曰雙親俱在堂余曰如是則宜回家稟知父母容爾往  
乃徃不容卽止贈以硃硯扇墜一枚廷標云家居鄉離州城廿里  
朔以泊舟城邊若二日不至則爾父母不容徃余卽開舟矣廷標  
果逾期未至余亦不能久待及至軍中見如廷標之材甚少乃悔  
未問其鄉里何名而不得遣人再招之也惟舟中問其師何人曰  
吾師跛叟也昔在叙州城外見本處無賴子數十人圍一外省人  
攢而毆之不勝則又邀集痞匪至百餘人之多外省人困迫難支  
矣忽見一跛叟年六十餘拄一短杖扶一黃髮僮僮年十二三歲

面黃而焦若饑餓日久狀叟呼衆人勿得以多欺少衆視其右足  
跛笑罵爾敢多言並左足亦打斷令爾作烏龜扒沙叟聞其語毒  
惡大怒以拐授僮命往擊之僮乃躍入羣圍中只見短杖飛舞橫  
掃直撞無不披靡外省人乃得逃命而遁其百餘人顛倒卧地頭  
面無有微傷而脛骨斷者俱多盡皆爬沙不能立行矣叟亦無言  
扶撞徐徐而去我尾之至一小村茅屋三四間清溪環繞木板支  
橋泉流有聲迴遭竹樹陰翳雖窮僻亦覺幽閒也入門有老姥迎  
問沽酒何許久始回見有外客卽退室後我在堂前叩求叟願收  
作弟子叟笑曰爾亦好事者此等辛苦伎倆學之何益不如學爲  
商賈可以致富成家養親教子此技學未成則適以自誤學旣成

則不損於人必損於己。不如其已。我再三懇之。叟見其誠。乃許於  
是。再拜稱弟子。回家取銀四十金。以二十金爲贄。二十金爲薪米。  
費一年。旣周。師曰。技雖未精。然數十人可禦。勿憂人欺。爾亦勿恃。  
以欺人。天下事。凡欺敵者。無不敗。吾卽前車之鑒矣。問何說。曰。吾  
少壯之時。恃其技勇。每歲開棚於四方。獲財千金。數百金交遊者。  
多。不久卽散盡。後乃作船。水標客。凡貨物自蜀至鄂。自鄂返蜀。江  
河盜賊聞其風。無敢犯者。犯之。吾必訪其巢窟。而類殲焉。以此獲  
財。無算。至年底。手仍空空。何也。當財多時。則思賄賂。則無不輸。似  
暗中若有耗之者矣。旣而作旱路之保標。凡河南北山東西貨物。  
往來。邀吾頗多。沿途遇響。馬紅鬚子。行劫非數。數爲吾所戕殺者。

亦非數數也一日在曹州境遇巨盜十四人乃賊中雄傑出衆技藝精熟糾伏多時特來爲衆賊報復者吾雙手執銅錘二柄各重十五斤與之敵賊齊上鎗刀並攢吾擊殺其五不退又擊斷其臂者三人亦不退吾憤極再擊死其二忽一賊出不意以大刀砍吾足中脛吾忍痛不孛獨脚跳立碎傷吾賊之腦餘三賊乃遁去及回卧車上筋斷已縮足拳不伸藥雖妙亦難爲力從此悔心不復作紅塵蛾火之事隱此村中已卅年今七十四矣可得善終矣有此小孫作伴以了天年爾歸勿復言

盲婦

無非無議婦道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烈之名豈甘爲



之歎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忘其苦而以為甘，至於死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夫天理民彝實出於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嗚呼！荼毒之甘而茶堇之苦，非不知茶堇之苦，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終始一節至死而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歟？故必真有以見天理民彝之則出於當然而發於不容已，非不得已而勉強為之者矣。徐雲泉浙西人，言在鎮江見一中年婦，携一十歲女子，髮剪覆額，貌枯瘦，婦雙目皆盲，扶一竹杖，上掛小木牌，寫賣詩二字，而手中無卷軸。謂是唱替詞小曲，則又無琵琶三絃提板小鼓等物。問婦賣何詩，曰：令小女吟短詩一首，客喜賜錢十文，長詩一章，喜則賜三十文。



若命題賦詩喜則賜百錢不中意一錢不受也乃贈以十錢女郎  
朗吟曰大義久缺無與圖小人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爲兵  
間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守那復議吁嗟忍易萬  
人生冀倖將微一身利再贈十錢又吟曰中田有黃雀飲啄呼其  
羣農父初不驅毋乃農父仁吁嗟農之仁農之酷縱爾食肥爾肉  
陰張網覆爾族旁有士子亦贈錢卅文吟曰前有猛虎談者變色  
或假其威或傳之翼弱肉強食人皆悚惕我聞猛虎穴伏山隅今  
者盤踞橫於康衢虎之出遊常在昏暮胡恃爪牙白晝恣暴眈眈  
視耶逐逐欲耶有老翁亦贈錢三十女曼聲曰家貧故不用籌算  
官冷乃能無外憂交遊斷絕正少事眠食安穩餘何求不見黃金

滿籩要心計大印如斗爲身仇妻奴意氣賓客附主人往往難白  
頭衆以其詩皆有意也較唱曲者聽猶多焉則有出百錢指屋上  
白頭烏命題女口占曰底事竟成白頭烏能飛能鳴何難了茲胡  
不飛復不鳴脉脉衷情知多少又有指鋪店櫃台蹲貓爲題女應  
聲曰食有溪魚卧有裊主恩深重更無倫若將乳鼠爲能事恐負  
當年蜡祭人衆頗驚異曰此奇女也因問瞽婦何處人何姓氏何  
爲至此婦長嘆曰君等不問亦何敢言我湖州人屈氏夫沈步衢  
才氣甚佳古書今籍一覽不忘可謂博雅淵通矣奈名士習氣未  
除欲於李杜藩籬中獨出一頭而舉業制藝轉不屑留意焉以致  
科名未遂鬱鬱早亡諺云三年學得科名易十年學成名士難乃

舍易而求難自貽後悔更復何尤夫未亡人何以生爲只以夫平生心血所著述未得流傳於世而小女伶仃可憫因隱忍偷生無奈翁晚年繼娶之婆有子尙幼利媳嫁而財產盡歸也乃逼迫之使改適爲快我志不移則媒孽凌辱之又有欲強掠之者遂以石灰自揉雙目成盲再姓之禍難免而黽逐之計又出祇以饑渴之害遂至行乞前途如漆黑茫茫如長夜此苦伊於胡底耶轉不如地獄九幽或有光輝之時也所以不卽埋憂地下者但使夫遺詩文有能輯而刻之則苦願便了其功德無量豈止如葬遺骸也哉人問爾夫詩文若干卷曰盡爲繼婆焚燬矣所能存者只弱女子心中所記憶耳問爾一盲婦惓惓於詩文何哉曰自黃帝正名百

物以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而名則不恃形以坐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蓋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於簡冊刻於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雖然土生人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千萬人則千萬其名以至於億兆皆然乃自有國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於世者萬萬中無一二焉而此二人者獨托之聲音文字中豈無故而能然哉衆曰此言是也女子又何能詩曰乃父教之也今父死已四五年矣問爾夫何才與命違曰妾寵出於縕褐卿相發於匹夫朝賤夕貴先卷後舒今則



不然空疎者以默息爲雅量瑣細者以營利爲幹能浮薄者以無檢爲高曠褻垢者以固執爲堅貞妄誕者以粗莽爲直亮蠢愚者以厚貌爲誠篤俺婪者以交納爲通濟牴牾者以難入爲潔清委靡者以慎憚爲持重閃灼者以矯飾爲聲聞斯皆寒素之所病榮達之所嘉凡斯之流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之階力今若懷貞抱素志凌雲霄直順常道闕津難渡衆途圯塞投足何處此吾夫所以不得志於時也衆皆曰此真瞽人瞎說也掩耳各退有田翁曰吾不識一字亦不知詩文然聞爾苦節貞凶心甚憫之茲以納糧銀十兩贈爾作半年衣食計免風雨寒暑僕僕於道路爲可悲也



村嫗

戴南星河南人卽潤生之叔也年七十五歲精神頗健惟耳稍重聽就幕積得千金棄其妻兒孫子輩出門十餘年不一歸每住荒庵古廟謂是租旣輕而地僻清淨可以潛修也言往年住嶽麓山一小寺中嘗有白髮老嫗來佛前上香拜祝或早或晚不定其時一日午刻拈香拜跪畢坐於門限音見其汗流氣吁似大煩渴乃以杯茶相遞嫗合掌曰大慈大慈以後月恒三四來來或以餅莫奉之亦受食不辭久之漸熟問居士上姓告以籍貫名號曰居士欲何修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問欲聞何道曰長生久視之道耳嫗曰豈有旣聞長生之道而又夕死乎看居士存心真實惜無傳授

者吾有姻戚深曉玄理當爲邀來以資講論曰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豈有吾欲學道而令授者自來乎如姥言吾當虔謁以求教益  
爲敬姥肯援引否曰俟先告知如可往再偕同去隔數日媼至曰  
不諧也彼不欲來亦不欲居士往曰爲無緣乎曰非也彼乃女子  
謂居士雖老究屬男子男女之別禮重嫌疑曰請作門墻下不見  
面之弟子如魏徵輩從學於文中子之例可乎煩敬達悃忱異日  
告之曰居士積誠戚誼已納令以平日所學贄呈以俟後教可也  
遂錄誦習經典名目以呈他日付回批其面曰此皆糟粕非精微  
也我乃恍然若失究不知工夫從何入手媼每至但食菓品不近  
葷腥問其姓曰木氏姓艾有子商於遠方故常祈佛佑但得清吉

爲佳此外無多求耳問貴戚何氏往何里曰商氏無弟妹叔伯與  
老母相依母多病故不能暫離其所學乃仙授非人力也我以二  
詩呈意云逝川無回波落日又再午人生百年間役役徒自苦朝  
爲樹上花暮作花下土去住無常勢奄忽成今古舉袂問蒼天天  
乎奈何詭人生各有老老至不自知壯心雖未已外貌忽已移青  
青巾中髮俄然成素絲灼灼鏡中顏忽覺如枯枝盛衰不可恃學  
道當及時有道不能從不從將奚爲逾月覆二詩云天意無他只  
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歎惟怕欺暗室絕利須求利本源未喫  
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無言至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近在  
淵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誤生平卷舒在己有成算用舍隨

時無定名滿目雲山都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似海  
任他枉自掉臂行三四月媼未來頗深悵望忽見媼手捧錦帕包  
裏朱冊置案上再拜以授曰此瓊臺秘牒商姑持以相贈願珍重  
勿褻我亦再拜謹領焚香跪誦冊字非篆非隸如芝英文筆墨煥  
然光彩辭曰隨時運而遊行兮乘太虛而搖曳戴朗明之高冠兮  
綴太白之旒璜製文蛻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爚  
兮珮玉衡之琳琅嘆燕石緝緹以華國兮念和璞返棄於荆南往  
者忽倏而不逮兮來者冥漠而未章握隋珠與蕙芷兮時莫悅而  
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  
而愈光望雲階之崇壯兮願高舉而輕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爻



豕於周文將遠遊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  
氣紛以成羣驂白螭於商風兮駕蒼龍於景雲前祝融以常燧兮  
殿玄冥以掩塵吸朝霞以餐饑兮降神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  
兮悵東西之路促探龜蛇於幽穴兮瞰水火於潛燠晒影忽之躁  
狂兮喪中黃於耳目緬燭龍而遐衍兮窮大明於北陸召黔雷以  
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堯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咸虞跼肆暴  
而保艾兮顏履仁而早徂運可期而不可思兮道可知而不可爲  
信道任命兮理乃自得以四位爲匠兮乾坤爲鈞散而爲物兮結  
而爲人陽降陰升兮一替一興禍不可禳兮福不可徵其否兮有  
豫其泰兮有休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遠遊我乃什龔藏之



嫗告別曰商姑招往同朝魏夫人去恐有授職任事則難再來然受居士漿菓之忱當思所以酬之語竟而去後十餘日有男婦老少數人送酒菓餠等物數抬列門內問何爲曰娘娘命我送祭品呈戴居士問何謂娘娘曰我等乃巫司家堂香火奉娘娘甚靈昨告以居止姓字故虔心送敬問娘娘究竟何神曰主數百里內土神也置物各去終不測爲何神

山農

戴南星又言住山寺時一日秋高氣清木落石峭策杖閒行忘路遠近則見羣峰相環雲水相滋曠野無垠草樹蕭疏泉石自媚遂使目新乎其所以觀耳新乎其所以聞其心洒然而躍久而忘歸至一

山村人家數十戶各出收穫田禾一家門外有木發吾足力稍倦  
遂小坐焉見村前樹下有老翁枕犁而卧手執一卷書聞犬吠聲  
啟身見客卽來欵接聞吾聲音曰遠客何來真空谷足音也置書  
於檠吾視之乃詩稿題曰不如集名學農邱守田甫稿翁取茶出  
曰山無佳茗聊解渴煩吾問翁號學農乎笑曰未能免俗適獻醜  
耳問翁何老而好學曰無聊賴耳時田間作餉翁延客入室曰村  
酒無肴得毋嫌乎見其誠懇乃入坐則見其三子回揖客而退各  
陳杯筯侍立左右頗有鷄黍二子之風借其紙筆贈以詩云羨慕  
田舍翁家庭多至樂長男喜讀書讀書不寂寞次男喜務農三男  
尙穉弱性情喜活潑見人多踴躍呼男罷讀休農勿踴躍且取清

酒環客座輪流相替老夫酌吁嗟乎不貪富貴心何來名利縛惟  
此田舍翁乃有斯至樂翁曰佳章真切白香山氣韻也亦吟云河  
清不可俟人壽不可延順風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  
如囊積錢著書北堂上不如倚門邊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披  
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本分勿  
復空馳驅問翁少年時應試乎曰未也大郎應試乎曰未也讀書  
非爲科名也昔劉表謂龐公曰保全一家孰若保全一國乎龐公  
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山野田間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國事非  
吾保也表曰先生苦耕秋畝將何以遺子孫耶龐公曰世人貪富

貴者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居不同未必無所遺也遂  
携妻子採藥於鹿門山而不返又問如次郎之雄偉若從軍提鎮  
豈難得乎翁曰鵠蚌相持兔犬共噬令覿來令人猛氣全消鷗鳧  
共浴鹿豕同眠閒觀處使人機心頓息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  
以獨處無娛以爲歡清風亦可飲至道亦可餐何爲栖栖忙忙自  
使疲單魚懸獸檻夫人知之至於軒冕不能令榮綺紈不能令煖  
動如川之流靜如山之停世人不知也鸚鵡能言衆人所玩眄彼  
梁魚逡巡倒尾浮沉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  
以我觀之乃明其故如君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鬻蹙而去夫  
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勸君莫作封侯想一將功成萬骨枯况今之



從軍者豈知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無敵不得已而出師謂之  
應兵應者多勝忿爭小故謂之忿兵忿者必敗利於擄掠謂之貪  
兵貪者必破恃已之衆謂之驕兵驕者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亦  
天道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萬民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故出兵  
雖勝猶有後患謂可以從軍爲圖富貴之計耶於是談笑投機不  
覺月上翁吟曰山川引遊人而不斷歸夢其餘惟日月朝夕南北  
共日光驅人身擾擾逐羣動聊思須暫息世事那得重豈如月可  
喜露坐惜慳惚愛之不能餐但以目相送想知客到山皎皎臨虛  
棟人非土木爲耳目異聾曹何言月下喜喜意亦有用爲其素心  
人水木光可弄猶勝夢中事對客聊一誦我乃知田農非尋常人



仁德履集 卷一  
也次日猶欲相留且曰富貴之人不能放意於山水松竹之樂而山川奇恠松竹清華惟農夫野老不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雄偉不凡之境天所以遺閔人逸士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君既無家室之累仕宦之苦名利之煩况年將八十更復何碌碌耶吾曰得結芳隣之契平生之願足矣

乞人

乙巳年在福建建甯府城間住每出外見乞人坐路旁年將五十矣臘雪之時寒冽可憫與之以棉衣不謝惟吟云男兒不得志豈獨饑與寒前後千百載碌碌非所安報國如有地別淚休輕彈功成意氣盡前路愁茫茫名遂可以隱浩然歸考槃世俗中得失只

如蠖蠓看又云古人豈無誤未嘗敢自護仄逕與康衢孤行無窘  
步雖由性情淡亦本學力固妄希多顛危馳逐昧正路習故斯得  
新安常能守素出處各有時端不外本務努力繼古人熟思當自  
悟問再吟乎又曰莫學籠中鳥有翼不高飛莫學鴻與鵠四海不  
得歸青青楊柳枝一夜西風吹朱顏盡憔悴惻惻我心悲余以其  
詩有深意問爾何爲焉曰懶耳問有家室兒女乎曰懶有家室兒  
女也問有田園事業乎曰懶有田園事業也問何食冷飯殘羹曰  
懶於親操井臼也問何常坐此濕地曰懶於移動遷徙也問何行  
乞何趣曰懶於自食其力也問吟詩何意曰他事皆須勞力惟作  
詩不須勞力亦懶之消遣也至春正之時出外又見乞人依然坐

原地陰雨之日凄風之日亦坐其地余謂同事曰此丐性之定心之專守之固無旁念無妄想無紛歧若肯移此志以求道則何道不明卽移此志以學仙佛則何仙佛不可階雖身爲丐彼其心必別有所得也又一日余過之則乞人坐泥濘中頗憐之給錢五百文令他往隔數日出則仍坐其地問之則曰問我何如人我亦不自識身世如浮雲後來同漆黑呼影與之言默默但隨側欲上即穹蒼奮飛終不得悠悠日月輝此念將何極欲知我與人自念亦何異形骸若器然精神偶附寄無曰名難全名全天所忌况茲狗物心於我已多累遂不復言亦不稱謝余偕同事者回皆曰看此丐行止言談得毋仙真遊戲溷迹人間以點化世情歟余曰非也

若仙真幻隱則其形體雖汗穢行爲雖卑賤或其精神有異或其  
丰采不同今觀此丐骨肉間全無奇氣顏面上亦多焦枯惟眉眼  
尙清而不渾濁或是求名未得因氣而顛因顛而不知自愛者耶  
不然何其流落之苦至此極也同事者各不信約他日再細問其  
來歷焉至二月清明佳時同往則乞人坐如故也乃問姓名籍貫  
因何至此則曰不可言言之爲先人辱爲宗族鄉黨羞吾非好道  
亦非有術乃不得已也卽喜詩句亦不得已也身敗名裂辱在泥  
塗總之是好懶之故夫古亦有懶者雨送添硯之水竹掃床榻之  
風雲展遮山之簾草鋪坐石之褥晝則博山飛碧蛇夜則銀缸落  
紅粟飲酒吞風月吟詩咬烟雲砍竹斬春色移花鋤曉露此懶而



不懶者也至於東風開柳眼黃鳥罵桃花齋中自有春不須出郊  
涯此懶於踏青乎幽軒好雨過明月一池蓮筆下生薰風心中不  
暑天此懶於入林乎落葉隨孤雁驚霜花事寡秋色滿乾坤萬物  
自瀟灑此懶於登高乎水浸梅花影鶴夢一庭月芋火煨地爐爐  
紅自煎雪此懶於探幽乎凡此皆古人之懶而非吾之懶也吾也  
塵埃刺眼名利煎心頽惰自廢鮮耻寡廉故爲人所棄爲天所厭  
以至於此雖然吾本心猶在也每見朝飲魏峩之宮夕墜崢嶸之  
壑晝笑夜啼晨華暮落智不足以衛己過不可以預度是以士諱  
登朝而競赴林泉比從政於篋笥之龜譬仕途於郊廟之犧夫進  
無險據而惟寂是務者從其志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趨此者率其



性也又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耶吾是以甘心於丐而不悔也二月福建學使李鐵梅先生薦余謁崇安縣武夷山去縣城不遠余得靜遊三月至六月辭回楚行到江西河口鎮在酒館小飲見前丐亦坐隔席衣服華潤丐見余卽來寒暄曰君非憐我饑寒者乎今告君委曲先是吾少時頗以青雲自負昆從中皆列仕宦家亦富十五歲忽得癩疾面目可憎百念皆灰至二十歲形如鬼將死矣見門前一丐年甚老憐之出吾衣服數件令賣以自給丐邀吾至荒寺中告曰爾前身顯貴因暴殄太過今生應惡疾早死如肯信心堅持出外作乞丐三十年以補前愆至五十歲難期滿尙可延壽善終而亦免墮落畜道也吾欲從老丐學道則曰

爾罪孽且未償可望清修乎遂飄然去吾乃逃出遠方行乞而癩  
漸愈從此心定身定無敢妄想故不知者以爲吾有所得也然吾  
善於卜當爲君卜之以酬前惠令余念一時辰字以六壬課卜成  
曰君吉人所到處皆平安壽亦長至榮枯得失皆有前定不必計  
也惟課中處世接人君子見之則相欽愛小人遇之則生忌構此  
亦氣數使然直道而行豈足患乎吾南昌人夏初寄信回家今遣  
人以資來接故吾歸矣

矮子

賴定之游戎言其鄉有夫人廟乃土神也最靈驗遠近祈禱香火  
甚盛凡有叩問虔心求之則附神於巫婆借口明示惘惘欸欸如

與家中人叙家常事也餐風沐化感極則通以此薰其德澤善良  
漸多人問夫人是高州城之洗夫人耶曰非也吾本城人家富好  
禮主翁入仕途吾性夙寬緩從未罵一妾撻一婢以此妾婢樂依  
吾亦每得妾婢之力嘗見人家爲主母者或妬妾以絕夫嗣或虐  
婢以傷天和甚至妬妾而致之枉死虐婢而使不聊生以結屢世  
冤孽來生償報不知其何心也吾曾無心作二事爲上神所嘉故  
得受此地香火焉其一隣有貧家賣女與人作婢其女年十五矣  
妻恐夫收爲妾故意凌磨之屢次求死不得吾以私積之財贖回  
令其母擇嫁村人爲妻後小康也父母常得其資助焉又姻戚有  
妾爲妻所嫉楚毒之施勢不能生吾又以私積之財爲之贖回而

嫁一寒士後士成名享偕老之榮焉不料此小善竟能達天聽也  
可見婦人爲惡最易造孽猶多其墮落之罪亦最重若肯立心向  
善其修持最易其成就最速只恐世間婦女看己身太輕不肯立  
志向善也苟能向善無有不獲福報者於是衆人乃知成神並非  
難事願力行何如耳賴氏族中有某者田產房屋亦屬富足至晚  
年猶無子女深以爲憂乃求於夫人廟求籤不許問筮亦不許明  
日備牲禮竭忱再往求之又不許至三日清晨齋戒而往大聲禱  
於神曰縱不能賜一子祈賜半子亦足沾神之惠矣蒙神降鑒某  
當鼎新廟貌以答靈庥神附於巫婆曰廟宇之修無需爾力爾能  
力行善事當與爾半子某曰善事所喜爲者也能蒙感應當裝塑



金身演戲迎會使萬民觀嘆神曰此慢瀆褻狎之事非善事也謂  
善事當使人不知如施棺百付濟貧千人乃爲善也某發願謹遵  
逾年妾孕生一男喜曰神只許半個以爲女也茲竟得一個皆神  
庇佑也遂極力濟人施棺已滿一千一百之數次年又生一男三  
年後又生一男則行善愈力既而十餘年二男三男身長魁梧而  
大男猶高與桌齊始知半個者非女子乃矮小之一半耳乃翁死  
家產平分矮子出已財作貿遷事皆順遂作海面客商事從無風  
波盜賊之驚自製大船出洋往往虛往實歸以此數年卽成巨萬  
娶妻生三子家業既盛欲捐一頂戴中必有阻滯或銀爲人拐騙  
或照不知何處失落其二弟欲出財作生涯則所爲多不利惟僅



守田地則可安居後矮子三子中大二皆矮三子則身長力大然矮者多致富而長者則易貧以此驗之數世其子孫十人中必有一二矮者越矮越富而長大俱平平無發達由是生子之時似欲求其矮而恐不能復得也豈非廟神之靈應而求子者之信心耶求半而得全全之外又增以倬男二人則又善行之自求多福故神亦樂得而默佑之者哉廟所建之地靈氣磅礴羣山相環雲烟相滋曠野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清更欲久而忘返有客題詩於壁曰仰慈惠兮天一方側身南望道路長西風落木天雨霜雁飛江上蒹葭蒼中天瞻企意徬徨涕泣漣漣沾衣裳生民何爲此傷殘欲救不得心

感傷蕭疎松菊三逕荒佩蘭人遠秋不芳惟神不妒慨以憐孤琴  
無音悶清商屋梁落月流輝光起視晨曦何茫茫我思神人乃在  
高峰傍連陰老樹葉飛黃哀音四圍寒鐘鏘真闕縹緲不可望仰  
招白雲浮洋洋瀟湘帝子召未央瑤草爲誰多芬芳

牧童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漁唱樵謳萬境自闕人心自忙  
闕中之日舒以長其事簡也忙中之日短以促其事繁也四壁蕭然  
氣體曠逸心骨冷寂名爲清福余甲寅年六月過黔山普坪十里  
外上至峻嶺輿夫歇涼與方友石言塵寰擾擾名利碌碌我等長  
途辛苦大暑大寒跋涉奔走不知休息究竟何爲其時欲到軍營

投効正不知艱難何似因吟平生不事求神仙願上東海之仙船  
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以歌舞及管絃逍遙行樂二十年早令婚配  
同力田可生萬人馳九邊大掃妖氛銘燕然友石亦吟相去幾年  
今與古古今幾人朱與紫嗟哉古人獨有名義烈乃能長不死丈  
夫感激世莫測隱士遠遁高不起忠驅義激鬼神動漠漠驚沙來  
此止余曰達人觀化志士撫髀究厥旨歸異事同理老莊齊物不  
忘彼此釋氏談空絮絮生死樂不可極憂患始之巨浸懷山織塵  
颺海天地一息時不我待回首見樹陰下卧黃牛三頭牧童十二  
三歲卧於烈日之下仰面對日酣呼有聲余恐其中暑也呼之起  
二童躍然立身呼之前各與銅錢十文令買食物去二童喜相約

唱歌與客聽其一歌曰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  
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登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芝英飲六  
醴之清液兮食五色之茂青韃六枳以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府播  
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蘅於外廡游精神於大區兮抗元妙之常操  
處清淨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澗峩峩而接天兮林冥冥而暢  
茂鸞廻翔而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德與財其孰寶兮名與  
身其孰親將山谷而悶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其一和曰望紫宮之  
肅肅兮集太微之閭閻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閭道之鏘鏘廓蕩蕩  
其無涯兮乃令窮乎天之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漠漠之暗藹雖  
遨遊以娛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屈閭闔兮降天塗乘飄忽兮馳虛



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盪余旌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放曠  
之遐心修初服之婆娑兮長余珮之情愔御六藝之崇駕兮遊道  
德之平林給典籍而爲畧兮驅百子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  
雅頌之徽音歌畢二牧童拍手踴躍余問此誰教爾曰我主人也  
問主人何在曰去此五里姓牟問在家否曰去永甯挑燈草往嘉  
定各處賣完乃歸問爾主人讀書乎曰我常見一先生來教他讀  
書先生姓全聞住峨嵋山下故主人常常去尋候先生亦常常來  
遊息來則住十日八日而後去問主人再教何歌曰我記不得多  
全先生一日將我斗笠寫許多字在上許賠一新笠容看可惱余  
看字筆大草乃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淡泊可以救身家之急當

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所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隣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黠何必笑孤竹之貧慕齊景之富能約其躬則儻石之儲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可以榮壞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寞以鎖俗偶鄭老於海隅訪巖叟於僻壟以太虛爲興元妙爲爓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爭之室全素履於邱園棄纓組而長逸余謂友石曰此隱君子也惜我二人不得一遇可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之大何地無才昔有詩云山間一老叟四壁空所有遍地生草花門前植楊柳古書理石屋吟詠不輟口平生無妄交所以少朋友偶有親隣至談笑共杯酒醉或花底

傳履集 卷一  
眠閒或策杖走如此日復日而以成老朽不知詩酒外人世是與  
否此可以持贈牟君矣友石欲回時訪之余謂如他日訪而能遇  
則今日已遇之矣况他日未必能再來訪也相與悵嘆久之

### 漁父

遊崖門時舟至海濱有三大石竝立水中峭拔甚奇蔡映池云此  
卽張宏範滅宋勒銘紀功石也其字文爲後人磨去所以嚮慕三  
大忠故廟貌至今猶輝煌壯闊可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離石不遠見一老父垂綸坐磯上映池告余曰此人博學高  
雅可邀入舟卽遙呼簷簷翁可過舟一叙其人收竿至舟中各寒  
暄畢同至崖門外登崖山遠眺港口內帆檣之聚森如列竹汪洋

浩渺之間山隱隱如螺黛舟杳杳如寸葦晨昏蜃氣結成樓臺峰  
岫千態萬狀錯落如錦繡光耀如珠璣真天下大觀昔人所謂奇  
絕冠厥平生信非虛語矣回至舟中映池爲言簷簷翁少壯才氣  
卓越好學精思詩文一出無不傾倒其視玉堂金馬取青紫直拾  
芥也海濱所居各有網罟一日網得紅龜大逾二尺硃色煥發首  
尾四足細鱗如金異而釋之其夜夢甲冑丈夫來謝曰吾耀豫且  
之難感君再造將以爲報君坐釣旁十數武有老榕臥水蟠曲臃  
腫不中繩尺難作物料故得免斧斤之患以保其蕃華而永夫歲  
月焉其下有藏銀卽當年宋舟觸破所以沉沒者也君無科名祿  
仕之分強爲之且能損壽可取此銀作鄉里富家富者福也能作



備後集  
福於人之謂富富不福人蘊利生孽矣記之翁問強求名何以便  
損壽曰不見嘔血怔冲苦讀而亡者乎翁醒如其指泅水求之果  
獲多金置產課耕周卹隣里絕意功名每曰垂綸雖風雨不懈人  
問何重於魚翁曰非爲魚也釣使人恭將以收其游心而攝其靜  
氣耳如是者四五十年曾刻銘於立石云雲行於天其根在地旣  
無心以出岫豈有心以應世惟此雲根温潤峭厲磴磴立辨之聲  
巖巖具瞻之勢不鑿而成不求而至名曰立石豈曰無意卽此可  
見翁之情趣矣蒼篔謙曰瑣瑣鄙事奚足辱明府之聽哉余曰如  
翁淹雅博通必有著述願以相示蒼篔云野人虛混歲月足未出  
百里之外目未接四海之人平生無榮無辱無怨無德旣無失意

之事又無得意之遭將何以爲著述耶其讀書吟詠不過性之所  
近聊以自遣而已夫古之能著述者彼其初皆非有意於著述也  
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恠之事其喉中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  
物其口頭又有如許莫可告語而欲告語之處蓄積既久勢不能  
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物興嘆訪胸中之不平感數竒於千載既已  
咳唾珠玉昭回雲漢爲章於天矣亦遂自負發狂大叫流涕痛哭  
不能自止甯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而終不忍藏於名山投之水  
火也且吾聞之逐電追風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  
求之朋決不在於循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  
半句之餘也如吾之木石其心雖有臨淵羨魚之情其如無望雲

吐鳳之才何哉余曰如君所言非深於文者不能涉其涯際也又何必含珠於蚌而不輕剖耶蒼筤曰吾漁人也居於水國所見惟水所聞惟水請以水言之夫天下之文章孰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地六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潛於地下則爲泉流出地上則爲川或爲溪池或爲沼沚或爲溝洫或爲澗壑大之爲江爲河極其至也爲湖爲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時而變態非若山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易也是則水之爲物中有至理存焉當風清月白之時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湛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吞吐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奇觀者矣雖然猶未也若夫汕然而雲變色倏然而風震撼

雷雨交作魚龍出没激巨石而爲噌吰之聲盪長沙而起洶湧之勢聚而爲淵旋而爲湍揚波而鼓濤噴沫而濺珠夫如是斯可以盡水之變而爲天下之奇觀也哉吾也生於水國又知天地之間水之爲利最大爲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蹈可涉也而不可越古人設卦以占其利涉又制爲利涉之具順而行之爲舟爲筏逆而度之爲梁爲橋既有具矣則地之勢已盡而人之行不止地之形已斷而人之行不絕由是極天所覆地所載之處無不可至然或水失其制則徃徃足以爲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能留其所不足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不爲害野人所知如此余曰以一班窺之知翁善於文章者矣其夕別去



後余畫蒼筤漁父圖以贈之題曰拍手無爲笑呵呵得魚換酒且  
高歌世間平地風波險一葉扁舟快樂窩映池云漁父姓趙名節  
年八十三歲

灰土窰

灰土窰在書林街鬼宿祠南去里許路遺址猶存窰內所燒皆土  
瓦之器後窰遇仙而變則瓦皆成磁色皆成彩然其土質之樸厚  
依然如故也其窰所出器物甚貴重每件恒數十金數金爲少卽  
如一瓶能插竹枝數日葉不捲插桃李梅花能結子成熟不墜  
一鑪埋寸許炭終日氣溫不燼燃麴香作壽字二三日不熄一碗  
以盛魚肉數日不臭以盛清水十日八日不減乾其大盤列以菓

品經月不變色味其盃鉢盞壘盛飯食三四日不餽不餽至於大  
小碟盞置花朵不萎置茶酒不餽其罇罌壺罐皆不以駐醯醢而  
以植花木能生發故無論色澤之古雅離陸卽此取益不盡已足  
昭珍異於人世矣其先本如土如灰無足鄭重之物故曰灰土窰  
也因窰主人姓范心慈性善每暗作濟人之事而恐人知一日天  
大雨雪堆深三四尺烏雀無聲路人難行名家閉戶擁爐後生小  
子血氣強旺取天境中積雪堆作羅漢或塑作三星財神等以香  
酒祭之謂如此則一年豐利也范翁開門向外眺望以賞雪景見  
路邊雪上卧一人是道士裝衣服破縷年五十餘鬚三綰長尺許  
凍倒不能動而氣未絕心大不忍急爲負歸置窰門前窰內火氣

烘之漸能動問道士何來曰吾薩道人自雲山來適遇大雪饑寒  
幾不生幸居士救我問飲食乎曰不能食但能飲耳然數日不食  
酒須三四斤乃充腹也范翁卽命取大瓶酒以進道人吸之頓盡  
遂醉卧窰門前移時聞工人呼范翁曰慈悲生禍害矣范急往觀  
之見道人兩脚在窰內已燒燼方欲扯其身則身爲火氣吸進窰  
內頃刻亦燼矣方且畏有查尋者轉念悟曰人燒死必有臭穢氣  
何道人旣燼而反有香氣也旣出窰則百物皆燦然奪目始知神  
仙變化而瓦缶成金玉矣自此翁大富其壽九十九而終今灰土  
窰一物以銅錫者十物換之而不可得其小者卽以一銀成者換  
之亦不可得也

畫牡丹

咸豐十一年由江門實缺因文闈調省差竣無端賦閒住佛山問  
心樓中見妾梅伴梅侶日長無事乃教以畫牡丹半年之間調紅  
配綠各已就緒再半年則屏幃大小橫直俱可成欸畫出贈人見  
者皆羨而喜之若教之以水墨畫恐一筆亦不能成也夫以婦人  
女子有何知識而所學淺近粗俗故數月即成之成之即合時樣  
無論讀書之事習武之夫手藝之工商賈之販老叟幼童少婦閨  
女見者無不曰富貴堂皇光彩耀目濃艷新鮮墻壁生輝也至於  
畫之好與不好雅與不雅布景有照有應用色有淺有深交柯有  
前有後接葉有反有正著花有向有背結蕊有俯有仰發芽有送



有迎成叢有疎有密得氣有含有蓄有吐有洩生根有筆無筆有力無力皆不暇問亦不復辨惟曰此畫五色好看名目好聽也則人皆取之不肯舍棄余回思少年時乃大悔焉若使學爲應試詩文之時得遇宜時合式之師只就近淺時藝試帖教之如畫牡丹然示之以範令只照範描寫之不可生新出奇不可好高務遠惟須配搭停勻佈置齊整色澤濃淡不出於範而已合時三月上手半年得心從此謹守法程任題百變不離吾宗則閱之者必曰合時既合時則中式矣又何必取經書子史古文大家窮年矻矻殫精竭神使之所夙學者一樣而所應試者又一樣如適南而轡向北入圓而鑿以方豈非余之自誤乎然而亦命也夫余之學古文

而以應時試其不可得也明矣亦如余作水墨數筆之畫而以投於世好其不可得也亦明矣而余以五十年之苦心不及婦女數月之描畫豈余之聰明才力不及一婦女耶蓋婦女所學者投時入世之藝余所學者好高求古之思一則有彩耀之可觀一則無蹊逕之可尋則是取之棄之其故並不在人也仍我之白取之棄之也雖然吾悔焉矣今試出婦女所畫之牡丹遇明公巨卿大夫士庶之家有升遷之喜持以賀之未有不開軸而悅者有壽誕之喜持以賀之未有不開軸而悅者有科名之喜持以賀之未有不開軸而悅者有嫁娶之喜持以賀之未有不開軸而悅者有生子之喜持以賀之未有不開軸而悅者有留遷移居之喜持以賀

之未有不開軸而悅者有建屋置產之喜持以賀之未有不開軸而悅者則是凡有慶祝之事無之不可賀亦無之而不悅也何也悅其有富貴榮華之名而又有光彩炫耀之象也而余應試之日何爲不學此可悅之詩文也誤矣陳鳳池者應童試十案不入學余嘗以牡丹法教之卽入學中舉中進士聯捷而得功名然而亦其命也文其如命何有詩云洛陽地脉花最宜牡丹尤爲天下奇昔我所記數十種於今卅年皆忘之開圖若見古人面其間數種竇未窺客言近歲花特異往往變出逞新枝遊人矜誇競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貲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紫窈窕姚黃肥壽安細葉開尙少硃砂玉版人未知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數十

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妍  
媿當時所見已云絕豈可更妍此可疑古今天下無正色似恐世  
好隨時移鞋紅鶴翎豈不美斂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証蘇與賀  
有如後世誇嬙施造化無情疑一概偏此著意何其移又疑人心  
愈巧僞天欲鬥巧最精微不然元化樸散久豈特今歲猶澆漓爭  
鮮鬥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何爲但令新花日愈好惟恐人老年  
年衰噫此詩豈僅咏花也乎





信徵廣集卷下

滇南段永源錦谷著

口錄

三姑廟

櫻桃園

大鐘

古鏡

大夫

微員

寒毡

苦業

雙夷

穉彝

瘋顛

豪奢

獄卒

漁友

行履集  
卷一  
眼福

耳食

三姑廟

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白鶴隨雲直上九霄之外何年風月三  
山滄海之春何日烟花一曲清溪之路北山馬村之上有三姑廟  
其神靈應遠近畏服余過廟前見大門外一小塘內金鱗紅魚游  
泳自得無人敢捉弄者謂是神魚能變化也問其何所見而云然  
故老云往年廟已傾圮有蒜村富足人李姓過廟前見地上一綢  
帶檢拾繫腰中以為人所遺落也及入家門覺腰中之帶動搖不  
止視之非帶乃一青蛇大驚恐蛇漸長大問家問其來歷俱為畏  
懼乃以盤置天境中出香楮茶酒以祝曰一時貪昧有干神謔情  
愿修整殿宇望勿降災蛇漸小蜿蜒入卧盤中村人觀者甚衆各



執香以亭杙鼓樂虔送至廟蛇入神座而隱鳩工聚材廟貌重新  
後又有麥西村人嚴姓亦富足人也在廟門外拾得擺包一對內  
小銀二錠置之懷中到家懷內迸跳解衣視之乃二蛤蟆據其皮  
肉取之不落加刀扯之則疼接肌膚其家人知神物也跪而代禱  
燈燭酒醴羅列滿庭虔忱懺禱曰但邀赦宥愿具爐瓶鐘鼓燈彩  
匾聯以贖貪昧之愆蛤蟆始跳下踴歸茶杯內衆人亦以鼓吹旗  
幡敬送回廟由此廟雖不廣濶而裝嚴儀物皆已齊備雖近廟之  
一草一木亦無有敢採折之矣四鄉感化居然有道不拾遺之風  
又嘗於黑夜之時見廟中有執燈籠者逐隊而出燈皆五色各自  
成對照耀光明巡遊田畝遍歷數十里外或往各古寺觀中或往

各村落中移時仍作行列對對燈籠前後百餘相從旋廟每見此  
其年必田地豐收若各村有偷竊小賊見燈出遊則必迷失路途  
爲人所捉以此盜賊屏息雖外戶不閉可也人家遇邪厲等患或  
惡疾纏身非藥可治者到廟禱之輒獲安愈醉神時以鐵打作草  
鞋樣置案上或一雙兩雙禱者既多則案上鐵鞋恒數十百雙堆  
積新舊相錯雜檢視其草鞋每有耳漸細底漸薄似穿壞之形塵  
埃蒙厚毫無擦磨之迹不知何以能融銷也故老云廟中靜夜常  
聞鎖鍊之聲鐵草鞋乃三姑所驅使之鬼卒巡行地方以衛生民  
擒恠逐妖奔馳遠近故耳斷底通此非人力可爲也諺云踏破鐵  
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卽此意耳蓋三姑端巖面如滿月執

笏危坐龕中外掛黃綾幔帳繪以龍鳳雲霞帳垂不捲恐瞻望而  
瀆也兩傍侍立鬼卒各四人皆夜叉猙獰可怖之貌肉色蒼碧紅  
黑各執錘鋸鐵蒺藜等物所以懾服衆民之心使之潛移默化而  
不敢稍生爲惡之念也問老年神之來歷云是阿育王第三女耳  
初建廟時因孫可望亂滇所帶黨類皆是窮兇極惡之人每日以  
殺戮爲遊戲常到各村搜索無厭民不聊生偶有拂觸則全家立  
斃性命真雞犬之不若矣然到北山一路遠見青烟鬱勃行近惟  
蒼崖翠壁不見村庄本鄉之人遠望之亦只見青烟籠罩而已以  
此得以保全各鄉不致靡有孑遺而盜賊與孫黨來村民間不知  
盜賊爲孫黨亦不知孫黨爲盜賊但遇之卽受其殘虐賊等來村

常遇穿鐵鞋之人以手按賊於地以鐵鞋踏踐之無不肉爛骨碎以死遂相戒不復至北山一路先是村有顧姓老人頗知書理爲賊執掠問其村某家有積蓄老人恐害衆不忍言賊怒以刃刺之洞腹流腸卧於地忽覺有人以手取其腸爲納於腹中又以藥物敷之頓無疼楚睜眼視之乃赤髮藍面者心疑當勾攝至閻羅王處矣藍面曰奉三姑孃命以爾不肯保身害衆故以藥救爾命可往虔謝從之則見松門蘚磴蘿蔦交陰層巒峻嶺嵐靄相接恠石古木峭壁懸崖異狀竒姿望欲擲騰千尋落水飛素練於林端萬仞寒青聳危峰於天半晝夜如風雨盛夏如清秋高岡密樹豁達蒼鬱信洞天之絕境乃神靈之幽都至殿宇見珠簾捲起上座天



人似嫦娥狀聞宣旨云爾下民回心向善吾當永佑顧叩謝藍面  
人推之墮階下階高七級遂醒默思之非地獄乃天堂也腹腸已  
愈若未傷者視其地則景物已杳始告人知各鄉蒙惠皆三姑慈  
悲也因於所卧之地建廟以答宏恩焉是知神本一氣一氣分是  
爲兩儀兩儀分是爲萬象故天得以覆地得以載日月得以晦明  
川岳得以融結四時迭運五才以序神也者其大矣哉用之私則  
可以駕景攝虛杖一身於塵滓用之公則可以救災捍患蔭蒼生  
於仁壽天下奉其祀服其教畏其神者豈徒然哉

櫻桃園

櫻桃菓中之妙品結子之時最難護持其物欸庄最多余有工人

潘林者家住歛庄之大英山下於丙申正月邀往食櫻桃乃乘一  
黑騾而去其騾行甚速百三十里路未半日卽到住潘家屋內次  
日出外遊覽山景見羣山疊翠衆岫拔立諸峰巒巒列壑沉沉上  
摩碧落旁湧飛泉其下百川會流蓄爲澄潭涵虛鏡徹激瀨玉漱  
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奏眺聽不足則凝思  
燕息恍疑諸天樓觀近在咫尺之間襟袖左右別有日月旣而動  
步真境靜契妙音合漆園一指之喻詣淨名無住之本萬累如洗  
百骸坐空視松喬爲弱喪輕世界於棗梨蓋道由境生理自外至  
也恐貽山靈之羞乃爲歌以紀斯境陰陽作炭兮化一氣以陶甄  
天地爲爐兮混萬物爲芻狗榮悴相循兮隆汙迭襲得氣兮繁昌

失時兮零落三千運北兮縱大海以遊鱗九萬圖南兮望高雲而  
矯翰乘幽控寂兮追綺季於青山樂道栖真兮從成連於蒼海將  
恐槍榆弱羽兮徒仰奮翮之高在藻織鱗兮終寡登龍之望也其  
夕嘗櫻桃於張氏園中張名炳南年七十二歲言從前園中櫻桃  
正熟有省城貴家眷屬坐肩輿而至婢媪從者亦多出轎入園則  
十餘婦女皆穉齡妙齒姿容絕俗舉止飄逸言笑麗都各坐亭內  
命婢女揭紫巾帕出銀四兩付園丁摘嘉菓以欸客既食歡然甚  
喜或有歌唱吟哦者鄉村人不知其詞句爲何如但聞其音韻流  
轉脆如笙簧圓如貫珠移時猶嬈嬈如在耳邊也聞其媪婢有稱  
蒼姑者稱翠姑者稱紫姑者其少婦中有呼練妹者呼綬妹者呼

班妹者呼嬰妹者其幼女中有喚紅姊者喚縞姊者喚青姊者喚黃姊者嘈嘈雜雜聽之不清大約似鶯聲燕語者居多問其媼婢客何居住何姓氏曰住非一地氏非一姓也諸婦女遊玩盆花溪魚俱有樂意見落櫻滿地悵然曰惜此艷質竟墜泥土苔莓之中大抵不爲風雨所妒則爲雀鼠所傷也因呼園丁至前一緋衣婦人曰爾園中當以銅鐵絲織作網罩滿園林旣不得於風雨陰晴亦可免啣啄蝕食之患園丁曰山僻窮民何有大力量能以銅鐵結此巨網也婦曰其情亦是但已食爾之物則當爲爾籌一善策也命取紙筆以草法書一丁字授之囑以冬至之日照此書寫倒貼於樹身則虫鳥永無干犯矣遊賞旣倦旋見雲氣生於階除五



色繽紛散爲餘綺如慶雲密布林樹翦鬱只覺環珮珊珊笙磬寥  
寥陟星壇於月夕會真侶於烟霄唱步虛於縹緲動霞帔之飄飄  
懽樂未央發彤雲於梧井仙靈欲去盤皓鶴於青霄顯厥幽陰奇  
特瑰異足增氣象於山川留秀麗於塵寰者矣所來時之僕從輿  
夫婢媪亦皆杳然莫知何適惟有落英紛紜菓核參差人面已非  
衣香猶在至今想之風情疎朗霜明月湛之資氣骨端嚴雪白冰  
清之概展鸞翼以乘景搏羊角以垂天進不欲闕麗爭妍誇華靡  
於瓊室退則欲絕粒茹芝留金丹於地肺若出沒風塵之內淪汙  
城市之間歲月多侵思鳶蘿之焉託晝夜相代恐溝壑之非遙是  
以處幽控寂追西母於瑤池味道栖真從夫人於南岳故雲浮礎

潤霜落鐘鳴浮虛早悟清淨自持却粒煉形巖栖歛迹斯其去來  
有如青山白雲舒卷無心者矣張老問余曰有云是花神有云風  
姨自照其字貼樹以後果能結實大而且多竟無虫鳥之患究竟  
是何靈仙也余云以其形神思之應是西池花鳥使也凡世間婦  
女聰慧無過祿盡身死西母遣仙姬收置座前恒三千人分派四  
方以司花鳥之事盡其職者或升遷清班永享清淨之福或轉生  
人世以安富貴之榮櫻桃本仙品故羣仙女遊戲人間爲之護持  
而愛惜之理或然也

### 大鐘

鐘之爲物其音高其聲宣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

人而忘夫佚志清晨寒夜聞之能使振聳警瞶而至和樂淑善其  
身足合情反乎性動於莫解不知何爲而臻之哉夫人生無節則  
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鐘以暢之以達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  
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金聲開其先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  
變化而感鬼神極生人之能事返百慮於一致此鐘之所以爲貴  
也夫設業設簠備殷薦以配祖考肅雍顯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  
於郊廟矣若和平其心意啟發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念不接  
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庶人莫不重焉君子爲  
學於是有金聲玉振始終條理蓋謂是也苴蘭城西有鐘懸城樓  
上其體高二丈二尺逕一丈二尺圍三丈五尺厚一尺重巨萬鈞

看其樑木不甚粗不知當日何以能懸掛又不解以如是沉重之物何以懸數百年而樑柱不朽壞又何以地震之時他處皆傾圮如東寺之塔由唐以來千餘年一旦俱倒何以樓孤立城牆之上四無倚傍巋然危然岌岌乎無所扶持而又墜以如許重大之物竟能安然無恙令人有不可解者矣以問故老云此鐘不知鑄自何時當年於北門外北較場操練兵丁之地常聞地中轟轟作聲如雷之鳴隱隱在耳官處遣人掘地數丈乃得此鐘扣之音極響亮鐘體屬圓就地滾之則易爲力數百人滾運至南城下則難動矣募有能建樓於城牆而懸鐘於樑上者受重賞隔數日卽有應募之人年五十餘問其姓名曰工師視其衣服如常人惟腰帶常



懸壺蘆四枚朝夕不去身乃糾集衆工合於鐘旁築土成坡接達城墻漸滾至城墻上又連城墻築土坡高至五丈以大木笏而撬之數十百人齊力運用此以四兩撥千斤之巧也凡運鐘一尺傍卽墊土一尺運一丈則墊土一丈故鐘雖日高猶似在平地之穩妥矣然後於鐘之四近築基堅固皆砌以巨磚聯以白石於合縫處鑿銀錠眼以鈍鐵鎖之乃於鐘上立柱架樑用千斤巨鍊穿鐘之鈕擇所以懸鐘之過樑竟無材可以中選者工師曰材之可用亦視乎其人耳使用材而得當卽散材亦可成棟樑之資若用之而不當卽大材或反有斲小之嘆况此任重致遠誠非尋常樗櫟可冒昧以集事也乃自往深山大澤中求之累月而未得空手回

曰材之粗者則處處有之材之長者則在在難也不如仍於散材  
集料中求之或可集益衆力以當此重大之任也於是工師乃  
取從前嫌其細小而不用者爲之或修削其疵或刮洗其腐以數  
十百木餽其楔合其拍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並心壹志湊成一樑  
貫於鈕中而架於立柱桷杖節拱俱已如法樓旣成鐘已懸然後  
漸漸去其土則鐘雖在城牆之上高樓之下居然如磐石之安矣  
所謂舉重若輕運大若小不妨遲以日時要當垂之永久於工師  
得之矣工師曰鐘聲之爲陽所以發越金尙羽所以清徹故臆氏  
工焉聲出虛鏗立號同其功用而信嚮受祉之說存焉噉缺毀漏  
音之不完者多矣循其照觀其妙法自然無爲而無不爲所以恢

元功宏願力誠修而物應言出而響會精乎六齋合乎萬數以心扣以神遇囊地籟騰天光無害金無耗氣不窳不窳不石不播登簾在懸大小殷然希聲隨叩晨昏警衆周六虛而洞三界拔九幽而清五苦利物可勝道哉此鐘得天地之元音萃陰陽之初氣乃人天之所感應而靜躁之所陶鎔者也自今始懸逾百日而擊之則聲可聞百里外工既竣辭去酬以多金不受既去之四十日人不信其言遂擊之其聲清越疎遠每當風順之時四十里外聞之如在耳邊過四十里則不聞矣始追念其言以爲是異人也又有想其身懸四葫蘆常不解去悟以爲魯字腰中有四點其魯班乎不然碎散攢湊之木何以能懸巨萬鈞之重而數百年不朽也余

十餘歲時任屋去鐘樓二里許每於五更愛聽鐘音悠揚盈耳聲  
中如有靈峰橫空鳴泉出竇鳳龍騰凌鶴哀猿啼松吟悲風初聞  
之聲入於身覺毛髮聳擢似見境在眼精爽沖動終若化源寥寥  
貫到心竅則百骸七孔嫻嫻而忘神立冥寂之士洞見乾坤之大  
駕肩太古濶視寰外乃知不聞清籟者終身爲矐矐矣今桑梓爲  
賊蹂躪繁華之地已變邱墟未知此時尙有擊鐘於早夜之人乎  
又未知無力遠逃之人千難萬苦兵火餘生聞此鐘聲其心境又  
爲何如乎夫鐘也動而全虛而圓雷音遠兮降真仙可以解吾民  
之劫兮以福我南滇鏗兮五華前上入冥兮下澈泉春容徐散  
兮返萬物於自然我不能騎虬螭以達帝庭兮但願聞此聲以聞



於九天

古鏡

雲霞有彩天之精神也山川有輝地之精神也珠有光蚌之精神也玉有潤璞之精神也皆物之自然而有者也至於犀有暈木有癭牛有黃狗有寶皆物之法也而反以成其美焉人能文章人之精神也而文章以窮愁而窮若人之嗇也而反以成其通焉夫物之以嗇而通者多矣余家傳一鏡不知其晦蒙否塞韜光匿彩幾百年千年矣傳之至今已十三代子孫相承守而不失以至於余其敢墜先人之宗器耶其鏡逕四寸圍一尺二寸厚二分青銅鑄成未紀年月背鐫十二時辰所象之物其鼠牛虎兔龍蛇

馬羊猴鷄狗緒意態生動各自分明背生硃碌斑點面數十年不磨亦不闇與日對照其光遠射取潔白紙貼木牌上隔其光則十二物象自背透出前面映於紙上了了清明殆世俗所謂通背鏡者耶此無足異也惟懸於堂中常時變色或初生紅色綠色繼生黃色紫色再生青色白色至諸色皆備隨日而異月餘又或變爲全紫色逾月又變爲全黃色逾月又變爲全翠色更二三月則變爲全白色全緋色全硃色仍復五色錯雜彩紋互交總以因時變動而無定體者其日居多夫鏡之照也無厚而鑑有泉淵之深目之大也盈寸而視有百里之遠此靜之足以制動人所知也至五色絢爛以成文而與鏡體相流通則是動之實生於靜此人所未

信符厚集  
祭也夫鏡不足貴也而光之涵也混混茫茫晝夜不竭有似恒者  
妍媸各別有似持平者不遺大小精粗有似察者廣大遠近皆納  
有似智者因物付物有似知命者隨感而應有似善化者照千萬  
不疲有似勇者物皆困於重大獨能勝之有似武者日新又新有  
似有德者而又懸高其位而下其施歛其形而見其光別纖毫而  
蘊至精考陰陽而分昏旦高其位所以爲道也下其施所以爲仁  
也歛其形所以爲體也見其光所以爲用也別纖毫所以爲明也  
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分昏旦所以定時也故  
君子貴取法也因記而藏之

大夫

安生名敦字貞吉昆陽人在秦家樓課蒙其地秦姓多故地以人稱處亂山之中山雄大高峻莫測其奧邃安見林泉明秀負手閒行不覺其路之遠近至一懸巖下飛泉掛壁細沫噴濺隨風吹濕如雨沾人衣袖便覺心迹雙清興復不淺巖坳構屋數間多依巖作墻頗極幽勝聞屋內有吟咏聲扣門主人出迎蒼髯古貌精神健旺入室先一客在坐瘦骨嶙峋雅饒風致問其姓氏蒼然者曰吾姓寒字歲心先世曾有封爵世襲其職因避亂乃遷居山族人甚衆吾畏喧囂不欲與之相接故匿處此間也問客則曰吾頑介如寂守林泉近來幸與寒大夫結隣得朝夕過從以聆雅教也寒曰旣處深山何稱大夫是真張蓋遊山恐爲識者所笑耳頑云先



代家聲未可自我湮沒也寒曰先人嘗言秦始皇用武於天下也  
若陶者之埴雖務於求大而不知薄者所以反脆也其後之用文  
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極求其巧而不知細者所以速折也  
二者皆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故秦滅六國虜七王  
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敢敵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  
宮子嬰繫頸降楚曾不得如七王之俯首焉使六國尚存秦亦戰  
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始皇世世爲諸侯雄長百有餘  
年及兼并天下兵十四載而遂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驕  
縱恣肆也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其得志而不驕佚取敗者未  
之有也故先人戒訓於我後人甯寂寂而常存勿赫赫而遽滅吾

所爲避居巖穴不欲與世俗相接也介如嘆曰大夫可謂抱樸含  
章者歟歲心曰聞十兄有佳章何吟之爲雅客歡介如曰大夫年  
長何敢以兄呼之吾先人與南宮訂風塵交結爲昆弟在南宮傾  
倒再拜出於真忱而世人趨炎附熱者反笑之以爲顛自無爲州  
別後已數百年無復更與聯雁行者今長者呼兄雖屬先輩虛冲  
下士然令吾將置身何地也請新客先唱而吾和之可乎寒問安  
里居得以知其姓字乃呼曰主人敬客則先客願先生勿吝珠玉  
也安遂吟曰雨露天恩大山川地利多守吾耕讀事富貴奈人何  
介如曰安君氣味與我輩相洽雖一日之交亦終身之誼也敢不  
出其鄙陋以求教益乃吟曰咸陽遺恨亦千秋一代興亡付水流

天下問誰思故國東陵只有種瓜侯歲心曰老夫平生心事爲十  
兄先得之矣亦吟曰授書辟穀遠從遊三傑惟張第一流秦楚已  
亡韓已報當年豈是爲封侯貞吉曰二君高懷自足千古如弟碌  
碌真覺對此清標自慙形穢矣歲心曰君自城市來不知近時世  
道民風何如願一聞之雖山中人亦與治亂相關然君恩民瘼又  
豈能一日置諸度外也哉貞吉曰有友人一歌亦可以得其彷彿  
矣卽朗吟曰去年懶不種蝦鬚陷今年耕不拔牛筋草五畝腴田  
大半荒蘆花夜落青霜老大兒遠從軍生死望斷秦關雲小兒應  
州役鞭朴肌膚自不惜鄉園菓樹十九枯軍餉追迫無時無上有  
大僚督促之飛書下有半死不死之刑餘天乎天乎何當雨金又

兩粟公廩私囊盡充足競挽天河洗甲兵官人醉飽黃金屋介如  
曰無恠近日常有鳥來啼云布穀布穀人若失時穀不熟官長催  
租扑爾肉歲心曰吾亦聞鳥鳴云行不得也哥哥有鯨鯢兮江沱  
有虎豹兮山阿言畢相與嘆息久之見新月已上林稍乃陳濁酒  
列杯筋熟筍蕨以爲肴歲心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是爲招蹶之  
機肥肉濃甘是爲爛腸之毒靡曼皓齒務以自娛是爲伐性之斧  
三患者富貴之所致也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矣由重生故也非  
以爲名也爲其實也介如曰富貴之人尤有大患彼有其狗而愛  
之狗常溺井中隣人見欲入告之狗當門而噬隣人憚之不敢入  
言各大笑舉杯邀月不覺已醉而睡貞吉既醒則日上山頭見屋



仙翁集 卷下  
廬俱無身卧大松樹下旁立一峭石焉

微員

道光二十年余在金沙江其地巡檢司呂春谷係廣東人好客見余甚喜其日於江中網得青魚一尾長二尺餘細鱗肥腴味之膩而美者也邀余飲至其衙齋如到深山古廟中別有清趣衙在江邊江之兩岸崇山峻嶺蒼碧滴翠灘面細沙如鋪黃金燦爛有光江水之色綠如菜葉深不見底渡船四支泊岸口爲滇蜀通衢要道凡兩省貨物皆以馬駝每馬過渡出錢百文以爲修船水手工費由巡檢經管以稽查往來可疑之人故巡檢衙中此爲自然之利歲可得千餘金偏僻之區旣無應酬亦無花費自足於已無求

於人所以空谷足音見客則喜以會飲爲樂事也席間所陳菜品  
蔬菜多而且佳云皆近地土產耳夫衙之清曠如此地之生物如  
此人之蕭閒又如此生息自然又如此豈仕途中所易有者哉酒  
後登高而望蹲名山俯大江滇蜀雲水繡錯交連卽之四顧遠近  
細大雜然陳於前引人目去欲瞬不得盤高孕虛萬景紛來熱中  
人處之遇淡而寂勞人處之百慮水息騷客處之思出常格鳥思  
猿情繞梁歷榭月來松間彫鏤軒墀石列筍簾藤蟠蛟螭修竹千  
竿屋宇涼颺圓視無不自適始適於目繼適於身而不覺方寸已  
爲之清矣其夕宿署中與春谷長談春谷曰漢陰老人不知何許

人也其人遊雲夢百姓無不觀者獨老人耕不輟尙書張溫使

問曰人皆觀爾不觀何也笑不對温下車與語則曰我野人耳請  
問天下爲亂而設官耶爲治而設官耶設官所以父母百姓耶抑  
役百姓以奉官耶今爲官者勞人自縱吾方爲官憂何忍令人觀  
乎温大慙問姓名不告而去余謂惟野人得以進直言若仕宦則  
誰敢直言也昔韓昌黎以命世大儒爲山陽令朱紫陽以名世大  
才作同安主簿未聞以疏蹇而得譴其得譴者乃闢異端正權貴  
之故其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當各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  
以理誦而不可以勢誦耶今但言眼前樂事可也國家承平百餘  
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爲樂然地有山水者每臨邊  
徼當孔道或其地瘠民貧俗不尙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鬥多

盜賊武斷之豪訟牒紛繁欲求一日之暇而不可得又或幸得佳地皆無是數者相累或其人又多喜事功貪聲利則胸中擾擾不能須臾安靜故雖得之而不知其樂者多矣今君何幸得之而又可以相樂者也越十七年再遇春谷於星沙已推升楚南知縣矣余問今昔之樂何如春谷嘆曰現在饑驅奔走碌碌勞勞百端憂集回想舊遊真有仙凡之隔矣及余至粵通信相問則春谷已因勞而作古矣能無慨嘆乎

寒毡

鄧頌膚先生言文廟西巷底有麗恒德字貞齋老宿學也性狷介不與世俗交故從學皆蒙童數人而已束修所入不繼薪水麗亦



恬然淡然而已一子年廿餘歲傭工於市店娶媳生孫三歲時龐以弄孫爲樂周年布衣必長袍外套出入必冠履遇行則讓路遇談論則默息人問何不教子曰學問之事父不能以私子兄不能以私弟古之大賢君子其子豈能有學問者耶一日有友過訪入其門寂然焉自門隙窺其庭見貞齋危坐案前以硃筆書數行字背後立一金甲神人貌甚威嚴書畢付金甲者曰海內有不應死者可往拯之忽火光燦然神由空去如電彩友知其異叩門入坐不敢問所窺但曰以君之才若出仕於天下大有濟何爲甘夬屈也曰今出仕必由科甲取科甲必由制藝凡闈場中皆鬼神主宰若命應中發者卽五經未讀過取墨卷東塗西抹亦已成名若命

不當中發雖以韓柳歐蘇之文李杜元白之詩亦不能入式若欲  
由他途進當今盛明之世省刑罰薄稅歛行之百年海內宴然天  
下大治陰陽調和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  
家給人足富儲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遍降朱  
草叢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奉職來朝天下九州同軌同文  
智者無所用其才勇者無所用其力辨者無所用其說術者無所  
用其法非如昔之衰世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邀榮故蘇子出  
而六王合張儀人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  
沒而魏敗孫臏別而齊寧范蠡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故馮驩  
以彈鋏感主奚婦以返璧見情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說東

郭劫於田榮顏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理喪真而樂且勿之榮者也  
詩曰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塵不避喧此吾所  
企慕焉而不能及者也友曰君貧如此其奈之何曰貧富在心不  
在境也心知足則貧亦如富心不知足則富亦如貧昔有富者牧  
羊九十九而願滿百其隣貧有一羊者富求之曰以君之一盈成  
我百則足牧矣隣者與之由此觀之貧者非貧富者非富也愛餌  
啣鈎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守恬履靜淡然無求沈編邱  
壑息機園邱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此在乎足與不足不  
在乎貧與不貧也友人退以告其親屬乃漸有知龐先生非村學  
究冬烘者可比也其年城鄉遠近患時行症死者萬人百方不治

病初生時腰後有紅線一條漸長至腹前兩頭相接則人必死名曰蛇纏腰以求於麗麗乃以硃筆書丙字數百付之令剪一字貼患病之家其病卽愈聞者轉相傳引求字者盈門有酬以財物亦受之不酬者不計也於是救濟數萬人而時症遂止人有見兩頭蛇者大驚懼言相傳見者必死以求救於貞齋告之曰此與爾無與也蛇一身二首名肥遺西華山多有之見則主大旱令人多儲米豆多瀦塘水以備之人問君何所師承而不測也曰觀於天文察於地理俯仰二儀經綸萬象圖書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改玄遠之化備載籍錄編列柱史考驗先經刊詳往訓取徵羣策博覽百家可引證矣夫抱薪加火烘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



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未有不應者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者可以近道矣故不困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飛駟馬莫追制軍百公聞其才欲聘置幕中乃留一詩於案遁入太華山莫可踪跡詩云大道夷且長逕路狹且促修翎無卑栖遠趾不迫局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趨倏忽誰能逐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陳平教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較從赤松去

鴻毛與山岳

苦業

孝子姚崇文住白塔街至行可嘉衆爲之舉孝子邀旌表焉然人不知其有異術也余與同街往來年久則得見其異物而知其異術然而崇文不欲以知於人謂其師戒之至嚴也先是姚家貧親老應童試不售卽改業磨麵以供甘旨事亦苦矣而姚若忘其爲苦也者有道士喜其篤行授以銅印方寸五刻烏篆不能識凡爲入禳祝治病驅邪問卜無不驗人有受其惠者借以母銀百金作居積計日益順遂小有蓄儲每散以濟急其貨殖屢中若積而不散亦富翁矣余問以君之才若無改業求名一不遇再則遇矣昔之人作必成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嘆甯戚無石爛之歌

孫宏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姚曰夫干將之劍陸斷犀  
兕水截蛟螭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  
不能邁畝百鍊之鏡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翔  
四海之區而尺鷃不逾桑榆此利鈍之決優劣之分也若乃伊尹  
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遁以邀文傳說操築以感主百里五穀以要  
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宕蕩以放志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佯狂  
而葆身梅福棄家以遠辱此又非僕所能及也季札抗節於延陵  
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柔和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司此又僕所  
望而難企也余謂人固有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  
出沒於吞天浴日之波濤至於入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

易者不見猛將乎能舉旗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而於優游樽俎  
或有失匕箸矣又有能助人而不能自爲者不見奕棋乎能制勝  
於袖手旁觀之時至入當局則迷矣若夫天資既厚又假學力以  
充之持之以定志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  
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爲之矣惜也君之達才而溺於市廛中也  
姚曰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晦明交養晝  
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  
寒暑乃順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則動亦爲凶知  
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則靜亦爲賊動靜之際古人難之矣  
知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當如老氏之觀妙顏氏之知幾豈易



得也故余謂君之業無乃太自苦乎能養其身者能養民者也能  
養民者必先自養也飲食適乎臍滋味適乎氣勞逸適乎筋骨冷  
煖適乎肌膚然後臍氣平精神足思慮得興居而游樂事時而用  
足夫是之謂自養也故古人不淫佚侈靡者養有適過則不樂故  
不爲也故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鼎鐘非無金錫也不沉聲  
色非避衆好也直行性情之所安而舉動合乎自然也姚曰居賤  
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此禍之招也君子以勞者賤之常困者  
貧之常辱者難之常人之所以冒於禍者特不能安其常而已若  
自處於勞則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難而  
安矣處世之道固如是也君子耳目口鼻所欲與人無異也苟衆

人之所爲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爲之矣其以彼而易此者見衆人之所安百殃畢集焦然迫促乃憂患之大者君子外雖勤苦內自逸樂既無人非亦無鬼責其安殆如太山而四維之也世人死於勞苦者少而死於安逸者多故吾學爲勞苦將以力所得者以養吾親而以億所中者以接貧困者也余曰鄙言過矣今而乃知君有道之士也夫富貴寵榮之人享受世上福澤到死之時反添了許多戀戀之事艱難勞苦之人受盡世間煩惱到死之時轉脫了無限厭嫌君言不既遠乎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般賄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成這般賄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般賄取之於人不費貲和不用文契不須追討不傷和氣平穩正

有在屋集  
九傳之久遠君之操業如是行事如是可以當之矣

熨彛

得天地之靈氣以生者爲人得天地之蠢氣以生者爲物是故人無間爲中華爲四夷其耳目心思與人皆同其所不同者特風土習俗使之然也夫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之以爲舟車揉之則爲弓矢屈之則爲杯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各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也其初生也初非有中華四夷之分久之而習俗移人乃各自成其爲中華四夷之人矣若四夷之地得中華循良吏治之體朝廷愛養元元之心憫其窮困之殘民

食之飲之衣之被之胸如之保障之休養生息之肉其骨翼其卵  
父母妻子其血屬隴畝其汗萊棟宇其荆棘使之有生生之樂復  
得目覩聲明文物之教則其人之耳目聰明又豈真有不同於中  
華者哉若或以異類待之以魚肉視之以獸處而禽殉之則其爲  
患亦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老成之士簡直而不苛靜鎮而不浮  
柔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實施之當時見於行  
事雖若無赫赫功業表表偉績然而遐颺僻壤之人陰受其福也  
多矣古之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可以智慮周非可以法術制不  
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人心使人心愛戴  
若赤子之依慈母焉則其教可行而其志可通也故當伊制軍莘



農先生之在滇也其夷種之類亦有人才出焉夔夔者其人最衆  
永昌大理諸郡深山大澤無不聚處焉有姓乎名拉格者年二十  
八歲身材雄傑膂力過人能刺殺虎豹以讐服衆夷故推爲衆夷  
之長惟喜文士見則恭敬出於自然故文士亦多與之遊拉格乃  
以重束修延老宿儒教之讀書穎悟聰慧得於天分而敏力苦心  
尤非常人所及不二年經書子史皆通乃大喜慰曰今而知人不  
讀書識字直是虛生人世耳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究與  
禽獸何異哉然不喜作詩文謂師曰吾只欲明其理以見諸行事  
也夫賢雋之士如良金美玉隨其所在而光彩煥發旁達四出雖  
雜蓬蒿瓦礫之中而不可掩者自然迥與他物異小夫監子足不

入城市目不見珍奇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喜而愛慕者也又况在披髮文身跣足貫耳之地哉則其爲衆所敬信有以待言之矣有牧犢子於山巖穴中得書一冊以呈於拉格覽之是番字所夙習者也秘而習之遂通循數之學所居在亂山之中山大箐深猛獸所藏匿種山採樵之人每每爲所吞噬以告拉格命書數十牌遣人傳諭數百里內居人凡有受害之地受害之家俱約期五日內聚集所住屋前期至人來約百餘家環侍於屋外空坪之處其地廣百畝乃平日訓練武事之場也晨刻發出竹簽百餘支令受害者各報姓氏書於簽上拉格於每簽以硃筆畫數連圈令插簽於場內各離十步至午刻聞風聲浩浩卽有虎豹熊羆

兕犀豺狼蛇蟒蛟螭等毒惡之物相繼而來若有驅督之者各俯伏於竹簽之下拉格謂衆人曰某簽之下卽食某人之獸也爾等可遠視之不可近身近則困獸必鬥恐傷人也拉格出利劍長三尺寬二寸光如秋水映日奪目按劍謂衆畜曰爾輩恃山川之險固巢穴之深邃負隅戕民已非一日自以爲文網之密可漏吞舟豈知惡貫已盈則天罰當誅王法不容今合殛之以雪民寃乃自仗劍而前每獸一揮頭皆落地而劍光四溢未沾血漬也卽命以皮角賞各家携回傳知衆人有敢生事爲匪劫殺搶奪犯法作亂者以猛獸爲例於是衆皆拜服在地奉若神明畏其雄威數十年相安耕鑿如上古之世焉則其德之及人亦可想也其師問曰聞

賢友得仙術信乎拉格曰昔宋有丁氏家無井出遠汲焉有一人告以穿庭前遂得水語人曰吾今穿井得一人力聞者相傳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宋君召而問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因得一人之力非於井中得一人也傳者之誤也

### 獯彘

獯彘者夷人之一種也有黑白之分白者居山黑者居濕白者容貌頗佳肌白如雪衣皆白色黑者皮肉黑似鐵衣皆黑色臨安廣南開化各郡多有之大山大壑聚族而處其類數十萬人散處數千里之間而無所統屬焉太虛有清純粹美之氣其注於人也爲



則已得之則騰凌負絕獨邁一時用雖小大其神一貫故擺彘中  
亦有超羣軼類者不鍾之於男子而偏鍾之於婦人若造物者之  
有意無意於其間不然何生才於蠻烟瘴雨荒陬絕域之區也乃  
有猛谷氏者白纓之婦人也年二十四歲眉目清秀性情慧巧惟  
盤髮跣足自如其類不知於何處學得術數之學其夷字只成一  
格與番書畧近自幼卽知漸而能知漢字亦能作漢語雖文理不  
深而人情世俗亦與書理多暗合處此由其生質之美也其術能  
以鷄骨占事之吉凶不惟有驗而且能知其事之前後左右如親  
見之歷然不爽又能開勁弩雖數百斤以足扯之百發百中能於  
木壁上粘百錢於百步外發百矢皆中其錢眼內又能插香火百

支於百步外黑夜發百矢百支香火盡熄無一燃者且知山中有  
毒草取而碎之於深箐無人之地擁炭熬之三日成膏以射猛獸  
見血卽死其時夷種中有魯兀儼葛猓儼人沙人土僚狃家阿堵  
猓阿喜猓烏蠻黑又有普喇普央來子普歹皆垢面赤足恃強喜  
鬥常結黨欺凌儼彝猛谷乃教其同類以毒弩先令設誓只禦侮  
不犯衆然後教之教成出可以制各種非類之命於是非類亦戒  
畏不敢再相欺凡白黑儼彝數十萬人皆敬猛谷之威咸奉以爲  
長但發一令其赴命雖生死不辭由保護於平日者多也其異類  
中又有窩泥夷能白日變作馬驢行於路途有牽者或令之駝物  
則竊其物回家仍變作人又有古鬃夷能變作虎豹伏大路傍嚇

行人逐之或棄物則取以歸復變爲人又有侏儻夷能變作蛇蟒  
潛入屋中竊其鷄鴨犬豕以歸復變爲人凡如此類多爲穢蕪  
之患自精毒弩見形迹可疑全無人心而猶有人之形似者則射  
之畜孽死者既多遂斂迹不敢顯然爲人世患乃更有畜蠱以害  
人者其患尤大夷之中有言狀猙獰似人而非人者而形相居然  
是人也曰蜜楂能養金蚕蠱夜有金光一綫飛入人家中食小兒  
之腦腦空卽死曰羅武能養金蠹蠱潛入小兒鼻中食其肝而死  
曰阿狷能養金蛇蠱暗入小兒喉中食其胃胃枯而死曰獬獬能  
養金蜂蠱螫入小兒耳中毒貫心以死曰摩步能養金蝶蠱吹入  
小兒眼中睛暴落亦死此五蠱實是五毒其謂之金者各皆有金

光養之者以爲能生金言凡事順利非謂蠱能生金也然此所以  
害小兒者也尤有害壯大男婦者則憂喇能咒刀作菜子使人於  
飲食中食之刀割人心肝而亡遮步能咒牛皮作芝蔴使人於飲  
食中食之皮脹裂胸腹而亡蒲番能咒缸水作點滴使人於飲食  
中食之膨脹而亡伯步能咒萬蟻如灰塵使人於飲食中食之黃  
疽而亡凡此所以害人而人不知所治者猛谷乃畫一神鷹刻板  
印萬張其同類各給一幅用硃筆點鷹之睛懸貼屋內遇蠱至則  
鷹啄而碎其形養者隨卽渾身破爛叫苦連日乃死其咒物成小  
者毒在人腹中猛谷乃畫一銷字符令受毒者焚而吞之腹中之  
物卽化水以出於是人受惠者多卽漢人亦沾其惠卽非類亦沾



其惠皆稱之曰猛菩薩猛谷嘗曰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朝王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而何況於人也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何人也而反不如禽獸耶而顧可以夷狄而自棄爲非人類耶世之教爲網罟教爲畋漁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生命爲享非禮也使人殘忍非智也萬物懷疑非信也夫腥羶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其人爲貪狼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其人爲長鯨與巨蛇胡爲自安於忍也直是絕於人類反不如禽獸之心矣悲哉悲哉吾雖夷也獨無入心也哉

瘋顛

咸豐六年九月在湖北漢陽城外營盤中因同趙心眉有公事到三十里外之蔡店鎮市所居五方雜處路旁見一人貿貿然來蓬首垢面狂言妄語人皆避之曰瘋顛人也無故毆打行路之人屢爲禁繫久而未死真可厭矣余謂心眉曰此非顛人必有異術之人混迹塵囂之中盍訪之心眉曰君何所見而云然余謂瘋顛則眼光朦暗精神短濁此其形迹雖穢而眼光甚清衣服雖穢而精神甚旺此決非瘋顛者也心眉亦以爲然其夕問得所栖止在其親戚破屋中乃同往訪之其人見客至卽狂叫亂跳來吹隨人所執燈籠曰你們來燒我房屋可快拏快拏隨人懼而走余低聲曰

君勿詐我二人特來相叙也其人曰何說余謂君眼未昏迷何以爲顛君欲藏真於顛以脫禍患然而苦矣其人凜然若驚爽然若失旋即再拜曰是矣是矣所住乃大空屋一宅卽命隨人將大門掩好恐外有人至不便言也有缺脚檠二条對坐少許問其姓字曰吾江西九江人在此教讀多年矣姓曹名應昭字文伯年五十七歲一子一女皆與本處結姻吾一至交良友懷才未遇名向安字景平年四十二歲與作文字知音結隣而居於漢口鎮咸豐二年腊月爲賊擄至武昌城內吾以泥土汙其面妄言誕語支離無狀賊首怒曰此瘋疾者擄來何用命逐出蓋其時賊首已有令封刀不殺故得生命也吾由此遂時顛時不顛閭鎮市之人皆知因嚇

成顛矣吾友景平見賊首恐其見殺謂賊首云昔齊景公謂晏子云弦章諫吾飲酒曰不聽願賜死如是而聽之則爲臣制也不聽又惜其死晏子曰幸矣弦章遇君也若遇柳躋章死久矣於是景公乃釋章罪賊聞此言喜曰今得一文士矣厚待而留之撥四人服役而日給以鮮衣美食其實四人者乃監押之恐其逃也因此一步不能行至三年正月遂爲賊擄下船沿流至安徽南京以後絕無信不知其死生矣吾也幸以瘋得脫此難賊旣去衆以爲可安矣皆修屋而還聚焉吾以爲是燕之巢幕也賊必復至乃遣妻子寄處遠村中吾仍顛以求食素所知者見恒憫焉以此無憂凍饑至九月賊復上竄武漢又陷賊黨復擄吾其賊目黠者也見吾



不信爲瘋以問同被擄者皆曰若顛數年矣非今始顛也問數人  
無異賊曰曰既是廢物聽之去吾又得脫一難於是賊或去或來  
踞武漢至今三年吾得不死者顛也若不顛賊必留用爲賊用上  
辱祖宗下羞子孫不爲賊用必致賊殺言及此則大痛哭心屑慰  
之曰盍同到營有所依托且可望一出身或得一官職也曹曰君  
言托吾有感焉鶴鷓巢於萑葦著之毛髮雖女工不能爲也可謂  
完堅矣乃大風至萑葦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弱也至於  
狐者人之所攻鼠者人之所燻未嘗有城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  
者其所托者崇也然而城倒應築社圯應修之時則狐鼠亦終無  
托身之地矣不如吾托身卑汗之地卑則無傾跌之患汗則無謠

啄之傷也余謂如君言則將終於顛乎曹曰俟干戈平定則可不顛今天下才人誤爲賊用身敗名裂者豈少也哉彼非甘心也乃勢迫之也夫今人可無論矣卽如以揚子雲之才使能顛何至爲莽大夫以死以蔡伯喈之才使能顛何至爲董卓死蜀李業以顛而脫公孫述之禍唐甄濟以顛而脫安祿山之難元倪瓚以顛而脫張士誠之逼明唐寅以顛而脫宸濠之迫不顛者如彼顛者如此顛則何負於人哉夫古者天子諸侯以土爲鼎以仁義爲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達之祖考蒸之社稷飫之人民故羹之有美味猶士之有仁義也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淵泉之洋溢而渴者任其飲若五谷之豐茂而饑者任其食也今營中

之兵勇殺人之心肝爲羹賊中之黨類亦殺人之骨肉爲羹吾見亦多矣吾敢往乎哉余謂曹曰君得王藹之傳乎曰然夫理法非禍人之端忠信非災人之本事或處變理或有碍則理法忠信直也狂瞽誠可惡也瘋顛詐也保全性命於亂世則直不知詐之功嗚呼三代之前無所用三代之後無所不用二君歸矣吾有藏書他日當以奉贈後送心眉以武侯五行課一冊送余以觀音神課一冊及次年余回滇心眉被賊自營擄而殺之乃知顛者之言若先告心眉矣故蘭詩云不顛不狂士氣不揚顛之狂之士名乃藏畫蘭妙法墨內有香惜古才入貽當門傷然則士之不幸而遭亂世亦可以知所自處矣

豪奢

雷劍庵其祖爲甘肅州縣歷任俱有賢聲言赴任時在半路客店歇宿至三更後聞隔牆有婦人扯胡琴而唱者聲音明晰字字堪聽初唱想當日堂迎朱履戶擁旌旄奏一派裊裊入雲墩列兩行楚楚如花貌須臾少壯成衰老身子裏紫綬雖堪貴頭頂上白髮不能饒容華謝桃李憔悴掩蓬蒿恨無情坏土斷送了富豪只令人枉持酒向墳上澆泠落了婉轉吳娃消停了娉婷楚腰又何須上銅臺那夢魂怎覺捨却財寶撇却貪戀獨自一個苦苦伶仃向黃泉路遙空留下嬌嬈準備管絃夜夜與朝朝儘人前又賣俊妖回思洞達華堂燈燭耀綽約金屏珠翠繞歌開檀口絃攏纖腰河



漢轉星杓只戀著繡閣春風景好那裏管月華沉天色曉一場兒  
沒下梢便從此撒手回頭欠早莫等到席冷筵殘空散了唱畢其  
口音似京中人又聞緩撈琵琶悽悽切切冷冷清清又唱小調是  
昭君出塞曲唱云明妃未出漢宮時秀色傾人人不知何況一身  
離漢地驅令萬里嫁胡兒喧喧雜雜來滿眼皎皎丹心欲語誰延  
壽乃能私好惡令人不自保妍媸丹青有迹尙如此何況無形論  
是非窮通豈不各有命南北由來非爾爲黃雲塞路鄉國遠鴻雁  
在天春信稀幾成新曲無人聽彈向東風空淚垂若道人情多感  
慨何故怨女苦思歸移時又換調云矮茅簷不碍旭暉短頽墻倩  
將雲砌度朝昏不寒不饑少風波無憂無慮笑殺那戀高官圖金

穴恃雄威有日江心船漏難迴避千年調已成灰須看破了排場  
戲見斜陽啣山翠樹梢隱隱月痕微又早聽林外鷄聲催客歸再  
欲聽之寂然無聲矣劍庵以爲是隣家眷屬也次日以問店主曰  
芳隣有善歌樂者昨夜聞之警心怵魄不知誰貴家少婦何有此  
悲懷若不能自己耳店主曰左石並無知音樂之人隔牆只一破  
屋久已頽圯因往年有口外某將軍性喜奢華携眷在任因病身  
故扶襯回京到此其妾亦病死妾無子其從人以棺木埋葬於郊  
原不料此婦襯未歸則魂亦未得歸墳雖葬郊而魂猶栖息在此  
屋內每有駭異處故屋亦無人住廢置多時矣君所聞歌得無是  
意嘆曰榮華總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老病死生誰替

得鹹酸苦辣自承富邪曲貪汗真地獄公平正直卽天堂瘴因麝  
也身先喪蚤爲絲多命早亡從來硬弩絃先斷每見剛刀刃易傷  
志欲進時勿躁妄步須退後好商量店主曰聞此顯官當權勢赫  
奕之時惟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評謳歌之清濁理管絃之長  
短相狗馬之勁駑議遨遊之居處比玩飾之好醜方雕琢之精粗  
較樗蒲之巧拙計漁獵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媸指摘衣服之樸  
鄙招奇合異至於無極盈溢之過日增月盛政事廢而不修賞罰  
混而不明此身之所由亡也晉人有好利者入市攫物曰此可食  
也此可衣也此可貴也市伯隨而索其值晉人曰吾利火熾時雙  
目暈然甚熱覺四海之物皆若已所有不知爲物各有主也今幸

與我他日吾富貴當權必倍而償傍有哂者晉人曰世人好利勝於我者挾其氣勢百計而陰奪之吾取之白晝不又賢於以虐焰取人者耶何哂之爲

獄卒

黃西橋孝廉言其在官渡里教館時街巷常有一乞丐髮結如毡衣敝垢如淄泥年四十餘喜飲酒隨醉隨卧於地不擇乾濕汗淨到處常有小學生相從喧呼叫笑每見學生所得點心錢丐曰爾出十錢做一戲法與看或二三人湊出十錢則令一人緊握掌內丐亦握一拳與離十餘步呼學生伸掌則一錢不見丐自伸掌則十錢齎在手中童歡笑願給錢與之又或令童湊錢十文自合兩



手開手則有一雀由掌中飛去或令童取所戴帽合地上與丐百錢揭帽則得鷄一支凡桃栗菓品亦視其錢以爲多寡取而食之皆真物也以此日得錢無算除沽酒大醉之外其餘悉以付孤寡貧苦之人至腊月大雪深尺餘丐卧地上衆以爲必凍死矣往視之方熟睡未醒見雪未近身周圍數尺地皆乾燥不濕始知丐異人也西橋問爾何處人何姓名則呵呵大笑曰晉人風調楚人騷不爲悲秋嘆一毛席地夢回雲氣濕仰天歌罷月輪高鳳兮覽德翔千仞鶴也揚聲出九臯有約蓬萊清淺處碧桃花下聽雲璈西橋不測所謂則又哭曰更無地滴包胥淚祇有天知豫讓心我爲綱常難忘恨悲風颯颯襲衣襟問爾究係何等人能吟此佳句也

丐又大笑曰爾知佳句乎則高歌朗誦曰欲將精誠委筆墨僧繇  
畫壁得毋是我有換胸萬古愁百神不語羣仙醉直思放筆作老  
鶴夜半騎之問天帝西橋味其詞意非常人也乃肅然敬之邀至  
書館設酒以待俟其醉再問之乃曰吾粗鄙人也名莊三搢少喜  
作詩飲酒廣交遊不論何等人皆結納之以至於貧無衣食計乃  
充邢部獄卒時權奄害正如楊漣左光斗周順昌繆昌期等與科  
道各肝膽正直之員及熊庭弼柱石之任皆陷於獄非刑慘酷數  
日一拷掠吾陰爲扶持調護之然終不能救其死心切悲痛乃盡  
毀其刑具潛逃於終南山掘取草根爲食椎胸呼天泥首撞地竟  
不能死夫賢人君子國家之元氣乃剝削元氣將一時骨瘦氣節

之士盡欲借黨人之名目而陷害之如人一身元氣既盡豈復能  
生吾知國家氣運雖欲不亡而不得也而羣邪方張泄泄沓沓如  
燕巢於幕且以爲樂吾不忍日見諸賢之淪喪也故欲以早死爲  
快乃忽遇一老翁引至石室曰爾有俠腸當授以劍術於是教之  
緣壁而行熟矣又教之格猛獸虎豹旣誥乃教之刺飛鳥潛蛟皆  
精然後命遊戲人間以取奸邪之魂而鑿其腦所以代陰陽而協  
化機也問尊師何人曰卽世所稱瞿猿頭也師以忠節遇仙其奇  
技妙術非吾所能盡知矣晉之以酒大醉顛舞狂歌曰渾然同惑  
兮孰溫孰涼邪夫顯達兮直士幽藏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兮所  
惡則洗垢求癩痕雖欲竭忱而進忠兮路絕險而靡緣九重旣不

可啟兮又羣吠之嗚嗚安危忘於旦夕兮嗜慾熾於日前奚異涉  
海之失舵兮卧積薪而待燃法禁屈於勢焰兮恩澤不逮於蓬門  
豈知乘理雖死而非亡兮違義雖生而非存西橋問當時陰霾情  
形何如曰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兄其必噬鼈合瘞而尸亡兮取  
蜀禪而接杜宇顏駟厖眉而潛郎兮歷三葉而覲武董賢弱冠而  
司袞兮遇王莽而奚處西橋曰君將三百歲矣鬚髮猶未白不旣  
仙乎曰仙則曷易言不過永壽耳問何以教我曰忿怒如烈火利  
慾如鋒鋸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子甘陋巷孟子安自然富  
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問君何溷迹汗穢而不潔清自修曰此所  
謂以貌取人也吾潔清在心汗穢在貌世人潔清在貌汗穢在心



君不問百尺松杉貼地青布衣納納髮星星空山寂寞人烟絕豺  
虎聲中讀道經乎世上惟小童天真尙在機械不深故吾所在卽  
聚羣孩與之追歡取樂也

漁友

黃西橋又言在鄉教讀時有楊姓學生年十八歲性喜羣飲每邀  
學友醵錢市酒肴脯以爲樂常有賣魚者年三十餘歲携魚來與  
錢多寡從無爭值言語溫和人皆悅之拉與同飲酒量頗佳如是  
者屢矣一日於途中楊與漁人遇漁人曰屢邀酒食之惠今欲一  
酬盛情問何往曰吾主人有名園離此數里園墻外菱藕荇藻蓮  
荷送香以小艇往作竟日之樂當不厭也從之去行七八里見海

水茫茫荻蘆蒹葭一碧無際港有漁舟內酒菓皆具遂盪槩繞蘆  
叢灣環而出見隄築白沙柳絲嬈嬈枝垂拂波夾以桃樹參差花  
紅如靨半醉迎風弄日以門芳鮮隄內環圍短垣砌以花瓦玲瓏  
透內遙望高臺樓閣佈置掩映金碧流輝疑在畫圖之中一軒俯  
墻上綠窓盡開簾捲不垂則有韶齡穉齒妖嬈四五人憑欄嬉笑  
品花玩草各極冶艷楊將欲問漁人搖手止之令勿言隱舟蘆內  
自篷底窺之備得其佳妙乃移舟至墻東見花墻內一亭巋然八  
角峭厲坐三幼姬一衣碧絹者星眼月眉奕奕有光一衣緋袷者  
雲鬢霧髮嫋嫋欲動一衣紫絹者霞明露潤容顏倩麗猶爲過之  
談笑轉清各立身在天然圓桌前或拈香入鑪或插花入瓶或駐

名甌中而列鑪瓶之次既而三人同拜又各對拜大約是共結同心之契也再移舟至北墻下有虛閣三間向南開廠背壁無窓不得見中之所有惟聞六七少艾婦女話語之聲旋有哀絲怨竹檀板王笛徐徐撥動緩緩吹噓應節赴拍分之自協宮商合之已成曲調則有歌者曰蓮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粧碧如妾裙色輕紅易落碧易衰情人道來竟不來停橈轉棹日過午藕絲斷盡蓮心苦落花香落葉長紅粧奪儂目綠刺牽儂裳纖纖玉手搖蘭槳傍葉看花恣遊賞須臾採得滿船歸一曲清歌隔湖響採蓮採蓮難療饑不如採桑堪作衣改拍換調又聞歌云客集高堂上衆味羅珍饈觥籌互交錯樂矣忘其憂清醕飲桑落妙聲發吳謳寶鳧噴

青氣芬芳襲輕裘肥濃正饜飮文錦何溫柔獨念良人苦遣戍陰  
山頭黃沙連白草風雪寒颼颼凍雀飛不起依樹鳴啁啾馬毛縮  
如蝟腓肉胾生周羔羊煖如烘潼酪清如油君身千萬艱妾心千  
萬愁夢寐或見之道路阻且修願言早成功諸將盡封侯良人章  
章來紅日照九州歌畢不勝淒涼之意則若有掩袖而涕者乃搖  
舟轉西見朱樓七間四面開窓惟臨墻關閉似畏日光西晒也聞  
內有男子聲云我輩今日快飲勿得作言懷詩句引動別愁辛酸  
又合大家不樂只合咏古人可也則有應聲者曰爲國除患爲敵  
報仇可恨堪哀顧當此乾坤是誰境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  
閒闕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爲誰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澹摧



雖然天道恢恢奈人衆將天拘轉回嘆黃龍府裏未行賀酒朱仙  
鎮上先奉追牌共戴仇天甘據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雄恨萬  
年千載永不沉埋聞一人曰替古擔憂應罰金谷酒數又一人歌  
曰黃州遷客意翩翩不是風塵中物一葉扁舟凌萬頃氣蓋烏林  
赤壁孟德雄才周郎妙算到此都消雪橫江一嘯眼底是誰豪傑  
一自兩賦成來山川勝概倍增輝發鶴夢簫聲隨水去只有聲華  
難滅靜對新情閑歌古調但恐白了頭髮不如載酒波心重溯明  
月衆曰此差強人意也另一人吟曰自古英雄數霸王暗嗚叱咤  
萬人亡只消幾句悲涼語柔盡平生鐵石腸衆贊曰解人可索也  
更有吟者曰墜驢一笑便歸山衾枕乾坤分外寬一汴二杭闔又

廣依然春夢未曾闌衆曰此乃可以消胸中塊壘矣日已啣山歸  
鴉亂飛漁人曰送君歸矣他日有與再與偕來雖十日遊之未能  
盡其妙境也隔數日不見漁人至楊約二三窓友僱舟往尋到舊  
遊之地但見荻蘆蕭蕭波光浩渺昔之結構一無所有已後西橋  
問老年之人云是元暹告終之時梁王卒其宮眷侍姬與其臣僚  
輩避處深蘆中及兵敗搜捕乃鑿舟共沉於此夫忠臣義士烈婦  
貞女大義所在不肯苟且偷生視死如歸其精神所固結方且爲  
神爲祇自古以來徃徃有之也然非漁人引之使有見聞則古人  
之英風烈氣不幾淹沒於綠葦白蘋中耶

眼福

江海風波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遠塵枉棄  
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宅不彌畝志擴九州形居塵俗栖心  
天外藜藿之甘綿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則易享之則  
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  
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明且智士胡不然永郡西城外有畦叟作  
豆腐店其隣右唐叟作酒店二老心素慈善各無兒女故同病相  
憐愈久愈親常有鄉間一老年六十餘歲擔柴來賣喜二老之賢  
也每與接談唐出酒以飲之畦出腐以佐餐嘗曰吾名紫極姓騰  
家離此二十里住亂山中故撿柴以度日也問有家室乎曰兒女  
之累甚重彼皆各自謀生故老夫亦自食其力難以兼顧耳豈能

如兩翁脫然無繫却省幾多煩惱乎由是每三數日則來或時携  
山茆野菜以爲贈三人既相得甚歡則無事不言喟然嘆曰近世  
所稱名公巨卿大都優游樂貴婆娑紈綺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  
目倦於玄黃耳疲於鄭衛鼻厭乎麝蘭口爽於膏粱冬蹈狐貂之  
溫麗夏纈紗縠之翩颿出駟驪黃之輕軒入安房闥之燦蔚飾珠  
翠於盈幌積珍奇於匣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醕醪以悅意行爲會  
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置文章於不覩視學人如草芥口筆乏乎  
典據牽引錯於事類談論則衆對而獨默臨事則未老而先瘁此  
燕巢於幕而以爲樂也不久當生大亂亂之害也江南最深時咸  
豐二年粵西盜賊屢陷州縣聞至全州矣騰老挑柴入市謂二翁



日頻年受飲食之惠多矣今欲邀至做村小住數日可乎二老欣然從之去灣環十餘里都不辨南北東西林深澗險徑窄苔滑策杖徐行斷崖對截紆繞籌底水淺石笑泉流潺潺踐石作砭以登彼岸又三四里則平開曠野四面山如屏障中有崇門九列遙見樓閣凌虛殿宇千霄亭臺聳峙高入五雲門樓雕甍壯麗額書紫虛真人之府其內珠宮貝闕玉宇瓊臺唐畦二翁精魂恂恍正不知是天上人間也騰老携二翁手偕入內庭但見千門萬戶洞達曲通各有妙齡穉齒弱質玉肌者掃花拂塵肅然供役不聞笑語只襲香風延坐邃室則百物皆備平生未見未聞莫知其名數惟覺其光彩奪目而已騰老命侍姬取翠羽衣朱霞履爲之更換二

翁以手接之則如無物以眼視之明明在前將著於身轉瞬仍置  
故處騰老令取陳列玩好明珠美玉之器珊瑚水犀之玩羅列甚  
多及二翁取之則如無物離一二步依然在桌案也又令設豐筵  
以款客凡盛饌所陳窮四海之珍錯極九州之菓寔燦然大備二  
翁以鼻嗅之則馨烈沁脾以箸入口則烏有子虛以爲是術家幻  
妄也騰老曰此皆真實常品並非火棗交梨亦非鳳脯麟肝二翁  
之不能領畧消受乃前身少一番修積故今生只有眼福而無身  
福也如肯信心修持則蓬瀛弱水何嘗禁人往來耶於是仍以蔬  
食菜羹供其朝夕而服其所穿來之衣盤桓十餘日所見重貴奇  
珍光輝寶異真極人世所未一遇者而無不歷歷闕之一一難以

悉數也因問門上書額君非卽紫虛真人乎曰然問君主掌何事  
曰吾所主掌者水府諸務也然則非龍神乎曰龍神吾之屬吏也  
問何爲溷迹於城市乎曰吾所以屢至城者因城內善氣充積吾  
常往察之其前身乃拾得和尚今以宰官身惠煦衆民其積忱已  
久雖有大劫吾當以力解之二翁可歸令兩岸居民遷避於鄉村  
現在賊屠全州數日卽到郡矣二翁回告人移徙畢騰翁果至邀  
二翁過河時水甚淺及過回首視之河水忽高數丈急流冲湧溢  
漫兩岸旣從騰老去其夕賊大隊已到河不能渡賊見城中人氣  
甚旺牆上守城雄傑者數萬衆旗幟刀械甚鮮明有黃衣賊首騎  
馬在河邊審視忽城中飛一炮子來恰中其腦墜馬死衆賊以爲

是各省大兵雲集在此乃紆繞道州而去其實城中空虛只數百人耳永郡城鄉百里未焚一屋未殺一民豈非神明之佑助耶唐睦二翁其隣人以爲是過河死於水或又以爲是被賊所擄去矣

### 耳食

楊翹南言昆陽城內每初二十六日文士在書院會課前列者皆有筆資交卷後或五六人在東門酒館會飲常見一士衣敝衫携酒瓶在隔席衆以同道也約接席共飲問其人曰吾尹世椿省城人在離此十里小村課蒙故月來城沽酒耳問何不到書院應課文曰吾無意科名不欲枉費神思也共見其風雅宜人皆愛之如是半年偕飲者十餘次矣而貧士未費一錢衆勸之應試求名椿



曰吾無父母妻子之累只子然一身須功名何爲體乏進取之才  
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凌厲元霄騁足則追躡風景猶欲戢  
勁翮於鷓鴣之羣藏逸跡於疲驢之伍况大塊秉我以尋常之短  
羽造化賦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  
而慕冲天之舉策蹙蹙而追飛兔之踪推砂礫之陋質索千金於  
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奔近材所以躑蹶也侏儒之  
羸而強負扛鼎之勢弱力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  
志安於窮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耀故權貴之  
家雖咫尺弗從清修之士雖離遠必造每覽奇書率多妙語難可  
遽解終能深究矣衆不能測其淺深愈敬之一日椿與衆會曰久

叨美意今欲具一飲以酌數月之貺衆聞而悅之曰先生嘉召必有勝境也將何適曰西城外五里有山寺頗清曠明辰刻當聚於此以作竟日之歡衆若疑其荒蕪之地非讌集之所椿曰君等往而不如意則虛邀之慙其曲在弟於君何損叮嚀而去次日相約偕往至寺外見椿已出門迎客肅入廂房衆見空屋無一物亦並無第二人甚訝之椿問客齊乎曰齊矣則見椿傾耳若靜聽狀久之耳內出各物甚小入手忽大則如茶壺酒瓶杯盞筯勺碗碟器用之需無一不備又鑪彩屏畫鋪墊鼓樂絲竹簫管之具一時俱全堆積滿庭問何無服沒之輩曰姑待此類塵濁男女穢體俗骨豈復存耳內乎須另爲招之來麾之去也則於耳內抽出青色一

卷以手展開乃蟬翼細紗織成蚊帳一籠懸於屋黑闇處椿呼之  
遂有十餘歲童子四人見客肅然各將器物安置停當椿又於耳  
內出各菓品食物珍錯等項命童並器用俱置帳中逾刻四童由  
帳內取茶酒菓餅供客閒坐然後陳設華筵所列盛饌多有不知  
其名狀者主人入帳換華服而出都麗光耀衆自顧甚覺自慙形  
穢也賓筵禮畢各就次坐主人謙曰今日之設愧無芳蒸精稗霜  
蓄露葵立熊素膚肥養臙肌蟬翼之割割纖晰微累若疊穀離若  
散雪山鳩斤鷄珠翠之珍輕隨風飛刃不轉切搯芳蓮之巢龜膾  
西海之飛鱗臙江東之潛鼉睛漢南之鳴鶉糝以芳酸甘和既醞  
乃有春青縹酒康狄所營盛以犧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

香芹獻未恭尙希原鑒也衆惟瞠視唯唯而已問耳內何以出奇  
無窮曰君等自不悟也天地間凡有竅之處即可備衆有於無垠  
亦可儲萬物於不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夫世亦特患無竅也苟  
有竅則何憂無蘊蓄乎茲所欠只歌姬耳因是狹邪媒續久已不  
堪入耳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命童向帳內呼之則有姝麗二人艷  
奪桃霞嬌滴杏雨一名嬈嬈一名婷婷主人命四童奏樂合二姬  
歌舞歌曰涉青霄而遐邁兮浮葳蒙而上征叫帝闈使闢扉兮觀  
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理亂於律呂兮  
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可懼兮懼樂極而生哀歌畢退入帳中  
時翹南醉酣邪心妄動掀帳欲戲姬忽見巨鬼猙獍朱髮綠眼齒



嶮嶮似鋸伸臂來攫翹南魂失大叫跌出庭內將席上磁器落地  
盡碎主人曰不意惡客唐突孟浪君他日當有禍敗也片刻翹南  
醒椿仍取各物一一納之耳中一切人物寂滅惟餘空寺矣衆先  
行椿戒之曰畏之一字人生至寶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  
其次畏人其次畏身畏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畏  
於小者不懼於大畏於近者不悔於遠知此字則人事畢矣自後  
世椿不復來翹南因肆然無畏竟因他人控案牽連不料褫革頂  
帶辦罪充至陝西則尹世椿所謂他日當有禍敗者早已先爲告  
之而翹南不能悟爲可嘆也故君子常以恐懼戒慎自警焉